

南史卷七十四至七十七

列傳孝義傳下隱逸傳恩倖傳



南史卷七十四
列傳第六十四

孝義下

滕曇恭

徐普濟 張悌

陶季直

沈崇僚

荀匠

吉玢

甄恬

趙拔扈

韓懷明

褚脩



張景仁

宛陵女子

衛敬瑜妻王

劉景昕

陶子鏘

成景儁

李慶緒

謝蘭

子貞

殷不害

弟不佞

司馬嵩

張昭

弟乾 王知素

滕曇恭豫章南昌人也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土俗所不產曇恭歷訪不能得銜悲哀切俄遇一桑門問其故曇恭具以告桑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還以與母舉室驚異尋訪桑門莫知所在及父母卒曇恭並水漿不入口者旬日感慟嘔血絕而復蘇

隆冬不著繭絮蔬食終身每至忌日思慕不自堪晝夜哀慟其門外有冬生樹二株時忽有神光自樹而起俄見佛像及夾侍之儀容光顯著自門而入曇恭家人大小咸共禮拜久之乃滅遠近道俗咸傳之太守王僧虔引曇恭為功曹固辭不就王儉時隨僧虔在郡號為滕曾子梁天監元年陸璉奉使巡行風俗表言其狀曇恭有子三人皆有行業時有徐普濟者長沙臨湘人居喪未葬而鄰家火起延及其舍普濟號慟伏棺上以身蔽火鄰人往救之焚矣已悶絕累日方蘇又有建康人張悌家貧無以供養以情告鄰富人富人不與不勝忿遂結四人作劫所得衣物三劫持去實無一錢入已縣抵悌死罪悌兄松訴稱與弟景是前母子後母唯生悌松長不能教誨乞代悌死景又曰松是嫡長後母唯生悌若從法母亦不全亦請死母又云悌應死豈以弟罪枉及諸兄悌亦引

案謂孝也長而事之孝美

分全兩兄供養縣以上讞帝以為孝義特降死後不得為例

陶季直丹陽秣陵人也祖愨祖宋廣州刺史父景仁中散大夫季直早慧愨祖甚愛異之嘗以四函銀列置於前令諸孫各取其一季直時年四歲獨不取曰若有賜當先父伯不應度及諸孫故不取愨祖益奇之五歲喪母哀若成人初母未病令於外染衣卒後家人始贖季直抱之號慟聞者莫不酸感及長好學澹於榮利徵召不起時人號曰聘君後為望蔡令以病免時劉彥節袁粲以齊高帝權盛將圖之彥節素重季直欲與謀季直以袁劉儒者必致顛殞固辭不赴俄而彥節等敗齊初為尚書比部郎時褚彥回為尚書令素與季直善頗以為司空司徒主簿委以府事彥回卒尚書令王儉以彥回有至行欲諡文孝公季直曰文孝是司馬道子諡恐其人非具美不如文簡儉從之季直又請為彥回立碑始終

營護甚有吏節再遷東莞太守在郡號為清和後為鎮西諮議參軍齊武帝崩明帝作相誅鋤異已季直不能阿意取容明帝頗忌之出為輔國長史北海太守邊職上佐素士罕為之者或勸季直造門致謝明帝留以為驃騎諮議參軍兼尚書左丞遷建安太守為政清靜百姓便之梁臺建為給事黃門侍郎常稱仕至二千石始願畢矣無為久預人間事乃辭疾還鄉里梁天監中就拜太中大夫武帝曰梁有天下遂不見此人十年卒于家季直素清苦絕倫又屏居十餘載及死家徒四壁子孫無以殯斂聞者莫不傷其志事云

沈崇儵字思整吳興武康人也父懷明宋兗州刺史崇儵六歲丁父憂哭踊過禮及長事所生母至孝家貧常傭書以養天監二年太守柳惲辟為主簿崇儵從惲到郡還迎其母未至而母卒崇儵

以不及侍疾將欲致死水漿不入口晝夜號哭旬日殆將絕氣兄弟謂曰殯葬未申遽自毀滅非全孝道也崇僚心悟乃稍進食母權瘞去家數里哀至輒之瘞所不避雨雪每倚墳哀慟飛鳥翔集夜恒有猛獸來望之有聲狀如歎息者家貧無以遷厝乃行乞經年始獲葬焉既而廬于墓側自以初行喪禮不備復以葬後更行服三年久食麥屑不噉鹽酢坐卧於單薦困虛腫不能起郡縣舉至孝梁武聞卽遣中書舍人慰勉之乃詔令釋服擢補太子洗馬旌其門廬崇僚奉詔釋服而涕泣如居喪固辭不受官乃除永寧令自以祿不及養哀思不自堪未至縣卒

荀匠字文師潁陰人晉太保勗九世孫也祖瓊年十五復父仇於成都市以孝聞宋元嘉末度淮逢武陵王舉義爲元凶追兵所殺贈員外散騎侍郎父法超仕齊爲安復令卒官匠號慟氣絕身體

皆冷至夜乃蘇旣而奔喪每宿江渚商侶不忍聞其哭聲梁天監元年其兄斐爲鬱林太守征俚賊爲流矢所中死於陣喪還匠迎于豫章望舟投水傍人赴救僅而得全及至家貧不時葬居父憂并兄服歷四年不出廬戶自括髮不復櫛沐髮皆禿落哭無時聲盡則係之以泣目皆皆爛形骸枯頽皮骨裁連雖家人不復識郡縣以狀言武帝詔遣中書舍人爲其除服擢爲豫章王國左常侍匠雖卽吉而毀頽逾甚外祖孫謙誠之曰主上以孝臨天下汝行過古人故擢汝此職非唯君父之命難拒故亦揚名後世所顯豈獨汝身哉匠乃拜竟以毀卒

吉玢字彥霄馮翊蓮勺人也家居襄陽玢幼有孝性年十一遭所生母憂水漿不入口殆將滅性親黨異之梁天監初父爲吳興原鄉令爲吏所誣逮詣廷尉玢年十五號泣衢路祈請公卿行人見

者皆爲隕涕其父理雖清白而恥爲吏訊乃虛自引咎罪當大辟
粉乃搥登聞鼓乞代父命武帝異之尚以其童幼疑受教於人敕
廷尉蔡法度嚴加脅誘取其款實法度乃還寺盛陳徽纒厲色問
曰爾求代父死敕已相許便應伏法然刀鋸至劇審能死不且爾
童孺志不及此必爲人所教姓名是誰若有悔異亦相聽許對曰
囚雖蒙弱豈不知死可畏憚顧諸弟幼藐唯囚爲長不忍見父極
刑自延視息所以內斷胸臆上千萬乘今欲殉身不測委骨泉壤
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邪法度知不可屈撓乃更和顏誘語之曰
主上知尊侯無罪行當釋亮觀君神儀明秀足稱佳童今若轉辭
幸父子同濟奚以此妙年苦求湯鑊粉曰凡鯤鯨螻蟻尚惜其生
況在人斯豈願齋粉但父挂深劾必正刑書故思殞仆冀延父命
粉初見囚獄掾依法備加桎梏法度矜之命脫其二械更令著一

小者粉弗聽曰粉求代父死死囚豈可減乎竟不脫械法度以聞
帝乃宥其父丹陽尹王志求其在廷尉故事并諸鄉居欲於歲首
舉充純孝粉曰異哉王尹何量粉之淺夫父辱子死斯道固然若
粉有覲面目當其此舉則是因父買名一何甚辱拒之而止年十
七應辟爲本州主簿出監萬年縣攝官朞月風化大行自雍還郢
湘州刺史柳沈復召爲主簿後秣陵鄉人裴儉丹陽郡守臧盾揚
州中正張仄連名薦粉以爲孝行純至明通易老敕付太常旌舉
初粉以父陷罪因成悻疾後因發而卒

甄恬字彥約中山無極人也世居江陵數歲喪父哀感有若成人
家人矜其小以肉汁和飯飼之恬不肯食年八歲嘗問其母恨生
不識父遂悲泣累日忽若有見言形貌則其父也時以爲孝感家
貧養母常得珍羞及居喪廬於墓側恒有烏玄黃雜色集於廬樹

竟詣郡自縛乞依刑法太守蔡天起上言於州時簡文在鎮乃下教褒美之原其罪下屬長蠲其一戶租調以旌孝行又天監中宣城宛陵女子與母同牀眠母爲猛獸所取女啼號隨挈猛獸行數十里獸毛盡落獸乃置其母而去女抱母猶有氣息經時乃絕鄉里言於郡縣太守蕭琮表上詔榜其門閭又霸城王整之姊嫁爲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許乃截耳置盤中爲誓乃止遂手爲亡壻種樹數百株墓前柏樹忽成連理一年許還復分散女乃爲詩曰墓前一株柏根連復並枝妾心能感木顏城何足奇所住戶有鷓巢常雙飛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栖乃以縷繫脚爲誌後歲此鷓巢復更來猶帶前縷女復爲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旣重不忍復雙飛雍州刺史西昌侯藻嘉其美節乃起樓於門題曰貞義衛婦之閭又表於

臺後有河東劉景昕事母孝謹母常病癘二十餘年一朝而瘳鄉里以爲景昕誠感荆州刺史湘東王繹辟爲主簿

陶子鏘字海育丹陽秣陵人也父延尚書比部郎兄尚宋末爲倖臣所怨被繫子鏘公私緣訴流血稽顙行路嗟傷逢謝超宗下車相訪回入縣詣建康令勞彥遠曰豈忍見人昆季如此而不留心勞感之兄得釋母終居喪盡禮與范雲鄰雲每聞其哭聲必動容改色欲相申薦會雲卒初子鏘母嗜蓴母沒後恒以供奠梁武義師初至此年冬營蓴不得子鏘痛恨慟哭而絕久之乃蘇遂長斷蓴味

成景儁字超范陽人也祖興仕魏爲五兵尚書父安樂淮陽太守梁天監六年常邕和殺安樂以城內附景儁謀復讎因殺魏宿預城主以地南入普通六年邕和爲鄱陽內史景儁購人刺殺之未

久重購邕和家人鳩殺其子弟黨類俱盡武帝義之每為屈法景
儁家讎既雪每思報効後除北豫州刺史侵魏所向必推其智勇
時以比馬仙理兼有政績見懷北豫州吏人樹碑紀德卒諡曰忠
烈云

李慶緒字孝緒廣漢郿人也父為人所害慶緒九歲而孤為兄所
養日夜號泣志在復讎投州將陳顯達仍於部伍白日手刃其仇
自縛歸罪州將義而釋之梁天監中為東莞太守丁母憂去職廬
于墓側每慟嘔血數升後為巴郡太守號良吏累遷衛尉封安陸
縣侯益州三百年無復貴仕慶緒承恩至此便欲西歸尋徙太子
右衛率未拜而卒

謝蘭字希如陳郡陽夏人晉太傅安之八世孫也父經北中郎諮
議參軍蘭三歲時父未食乳蘭欲令先飯蘭終不進舅阮老緒聞

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蘭生之匹因名曰蘭稍授
以經史過目便能諷誦孝緒每日吾家陽元也及丁父憂晝夜號
慟毀瘠骨立母阮氏常自守視譬抑之服闋吏部尚書蕭子顯嘉
其至行擢為王府法曹行參軍累遷外兵記室參軍時甘露降士
林館蘭獻頌武帝嘉之有詔使製北兖州刺史蕭楷德政碑又奉
詔令製宣城王奉述中庸頌後為兼散騎常侍使魏會侯景入附
境上交兵蘭母既慮不得還感氣而卒及蘭還入境夜夢不祥且
便投列馳歸及至號慟嘔血氣絕久之水漿不入口每哭眼耳口
鼻皆血流經月餘日因夜臨而卒所製詩賦碑頌數十篇子貞
貞字元正幼聰敏有至性祖母阮氏先苦風眩每發便一二日不
能飲食貞時年七歲祖母不食貞亦不食往往如此母王氏授以
論語孝經讀訖便誦八歲嘗為春日閑居詩從舅王筠奇之謂所

親曰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年十三尤善左氏春秋工草隸蟲篆十四丁父艱號頓於地絕而復蘇者數矣初貞父蘭以憂毀卒家人賓客復憂貞從父洽族兄嵩乃共請華嚴寺長爪禪師爲貞說法仍譬以母須侍養不宜毀滅乃少進餽粥及魏剋江陵入長安嵩逃難番禺貞母出家于宣明寺及陳武帝受禪嵩還鄉里供養貞母將二十年初貞在周嘗侍周武帝愛弟趙王招讀招厚禮之聞其獨處必晝夜涕泣私問知母在鄉乃謂曰寡人若出居藩嘗遣侍讀還家後數年招果出因辭面奏請放貞還帝奇招仁愛遣隨聘使杜子暉歸國是歲陳太建五年也始自周還時始興王叔陵爲揚州刺史引祠部侍郎阮卓爲記室辟貞爲主簿尋遷府錄事參軍領丹陽丞貞知叔陵有異志因與卓自疎每有宴遊輒以疾辭未嘗參預叔陵雅重之弗之罪也及叔陵肆逆唯

貞與卓不坐再遷南平王友掌記室事府長史汝南周確新除都官尚書請貞爲讓表後主覽而奇之及問知貞所作因赦舍人施文慶曰謝貞在王家未有祿秩可賜米百石以母憂去職頃之敕起還府累啓固辭敕不許貞哀毀羸瘠終不能之官舍吏部尚書姚察與貞友善及貞病篤問以後事貞曰孤子疊禍所集將隨灰壤族子凱等粗自成立已有疏付之此固不足仰塵厚德弱兒年甫六歲名靖字依仁情累所不能忘敢以爲託是夜卒後主問察曰謝貞有何親屬察以靖荅卽敕長給衣糧初貞之病有遺疏告族子凱氣絕之後若依僧家尸施林法是吾所願正恐過爲獨異可用薄板周身載以露車覆以草席坎山次而埋之又靖年尚小未閱人事但可三月施小牀設香水盡卿兄弟相厚之情卽除之無益之事勿爲也

殷不害字長卿陳郡長平人也祖汪齊豫章王行參軍父高明梁尚書兵部郎不害性至孝居父憂過禮由是少知名家世儉約居甚貧窶有弟五人皆幼弱不害事老母養小弟勤劇無所不至士大夫以篤行稱之年十七仕梁爲廷尉平長於政事兼飾以儒術名法有輕重不便者輒上書言之多見納用大同五年兼東宮通事舍人時朝政多委東宮不害與舍人庾肩吾直日奏事梁武帝嘗謂肩吾曰卿是文學之士吏事非卿所長何不使殷不害來邪其見知如此簡文以不害善事親賜其母蔡氏錦襦襦氍席被褥單複畢備侯景之亂不害從簡文入臺及臺城陷簡文在中書省景帶甲將兵入朝陛見過謁簡文左右甚不遜侍備者莫不驚恐辟易唯不害與中庶子徐摛侍側不動簡文爲景所幽遣人請不害與居處景許之不害供侍益謹梁元帝立以不害爲中書郎兼

廷尉卿魏平江陵失母所在時甚寒雪凍死者填滿溝壑不害行哭尋求聲不暫輟過見死人溝中卽投身捧視舉體凍僵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始得母屍憑屍而哭每輒氣絕行路皆爲流涕卽江陵權殯與王褒庾信俱入長安自是蔬食布衣枯槁骨立見者莫不哀之太建七年自周還陳除司農卿遷晉陵太守在郡感疾詔以光祿大夫徵還養疾後主卽位加給事中初不害之還也周留其長子僧首因居關中禎明三年陳亡僧首來迎不害道卒年八十五不害弟不佞

不佞字季卿少立名節居父喪以至孝稱好讀書尤長吏術梁承聖初爲武康令時兵荒饑饉百姓流移不佞循撫招集繼負至者以千數會魏剋江陵而母卒道路隔絕久不得奔赴四載之中晝夜號泣居處飲食常爲居喪之禮陳武帝受禪除婁令至是第四

兄不齊始於江陵迎母喪柩歸葬不佞居處之節如始聞問若此者又三年身自負土手植松柏每歲時伏臘必三日不食文帝時兼尚書右丞遷東宮通事舍人及廢帝嗣立宣帝爲太傅錄尚書輔政甚爲朝望所歸不佞素以名節自立又受委東宮乃與僕射到仲舉中書舍人劉師知尚書左丞王暹等謀矯詔出宣帝衆人猶豫未敢先發不佞乃馳詣相府面宣詔旨令相王還第及事發仲舉等皆伏誅宣帝雅重不佞特赦之免其官而已及卽位以爲軍師始與王諮議參軍後兼尚書左丞加通直散騎常侍卒官不佞兄不疑不占不齊並早亡事第二寡嫂張氏甚謹所得祿奉不入私室長子梵童位尚書金部郎

司馬暘字文昇河內溫人也高祖柔之晉侍中以南頓王孫紹齊文獻王攸後父子產卽梁武帝之外兄也位岳陽太守暘幼聰警

有至性年十二丁內艱哀慕過禮水漿不入口殆經一旬每號慟必至悶絕父每喻之令進粥然猶毀瘠骨立服闋以姻戚子弟入問訊梁武帝見其羸疾歎息久之字其小字謂其父曰昨見羅兒面顏顛顛使人惻然便是不墜家風爲有子矣後累遷正員郎丁父艱哀毀愈甚廬于墓側日進薄麥粥一升墓在新林連接山阜舊多猛獸暘結廬數載豺狼絕迹常有兩鳩栖宿廬所馴狎異常承聖中除太子庶子魏剋江陵隨例入長安而梁宗屠戮太子殯瘞失所及周受禪暘以宮臣乃抗表求還江陵改葬辭甚酸切周朝優詔荅之卽敕荊州以禮安厝陳太建八年自周還宣帝特降殊禮歷位通直散騎常侍太中大夫卒有集十卷子延義字希忠少沈敏好學初隨父入關丁母憂喪過于禮及暘還都延義乃躬負靈榭晝伏宵行冒履水霜手足皸痂至都遂致學廢數年乃愈

位司徒從事中郎

張昭字德明吳郡吳人也幼有孝性父熯常患消渴嗜鮮魚昭乃身自結網捕魚以供朝夕弟乾字玄明聰敏好學亦有至性及父卒兄弟並不衣綿帛不食鹽酢日唯食一升麥屑粥每一感慟必致歐血鄰里聞之皆爲涕泣父服未終母陸氏又卒兄弟遂六年哀毀形容骨立家貧未得大葬遂布衣蔬食十有餘年杜門不出屏絕人事時衡陽王伯信臨郡舉乾孝廉固辭不就兄弟並因毀成疾昭一眼失明乾亦中冷苦癖年並未五十終于家子胤俱絕宣帝時有太原王知玄者僑居會稽剡縣居家以孝聞及丁憂哀毀而卒帝嘉之詔改所居青苔里爲孝家里

論曰自澆風一起人倫毀薄蓋抑引之教導俗所先變里旌閭義存勸獎是以漢世士務脩身故忠孝成俗至于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刻身厲行事薄膏腴若使孝立閭庭忠被史策多發溝畎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聲教不亦卿大夫之恥乎

案澆風一起言用
而語者若義傳
論自漢世士務修
身以下全用宋書

南史卷七十四

列傳第七十四終

四本

西川中興

南史卷七十五

列傳第六十五

西川中興

隱逸上

陶潛

宗少文

孫測 從弟或之

沈道虔

孔淳之

周續之

戴顒

翟法賜

雷次宗

郭希林

及古詞

劉凝之

龔祈

朱百年

辛普明 樓惠珮

關康之

漁父

蔣伯玉

顧歡

盧度

杜京產

孔道微 京產子 荆縣小兒

易有君子之道四焉語默之謂也故有入廟堂而不出徇江湖而
永歸隱避紛紛情迹萬品若道義內足希微兩忘一作藏景窮巖蔽
名愚谷解桎梏於仁義示形神於天壤則名教之外別有風猷故
堯封有非聖之人孔門謬難黍之客次則揚獨往之高節塵去就

之虛名或慮全後悔事歸知殆或道有不申行吟山澤皆用宇宙
而成心借風雲以為氣或志達道未或非然故須含貞養素文以
藝業不爾則與夫樵者在山何殊異也若夫陶潛之徒或仕不求
聞退不譏俗或全身幽履服道儒門或遁迹江湖之上或藏名巖
石之下斯並向時隱淪之徒歟今並綴緝以備隱逸篇焉又齊梁
之際有釋寶誌者雖處非顯晦而道合希夷求其行事蓋亦俗外
之徒也故附之云

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尋陽柴桑人晉大司馬侃之曾
孫也少有高趣宅邊有五柳樹故嘗著五柳先生傳云先生不知
何許人不詳姓字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
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
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

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尋陽柴桑人晉大司馬侃之曾孫也少有高趣宅邊有五柳樹故嘗著五柳先生傳云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

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
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蓋以自況時人謂之實錄親老家貧
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而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
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卧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
夫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
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梁肉麾而去之
後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
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且
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
之公田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粳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
十畝種粳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爲五
斗米折腰回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以遂其志曰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旣自以心爲形役

一作以自爲形役

奚惆悵而獨

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塗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舟遥遥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
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弱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
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而自酌盼庭柯以怡顏倚南聰而寄傲審
容膝之易安園日涉而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
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勸飛而知還景翳翳其將入撫孤松
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而絕遊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
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兮西疇
或命中車或棹扁舟旣窈窕以窮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
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
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

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芸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義熙末徵爲著作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嘗往廬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之齋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潛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輦及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忤也先是顏延之爲劉柳後軍功曹在尋陽與潛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潛每往必酣飲致醉弘欲要延之一坐彌日不得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逢弘送酒至卽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候潛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潛弱年薄宦不繫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武帝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與子書以言其志并爲訓戒曰吾年過五十而窮苦荼毒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已必貽俗患僂俛辭事使汝幼而飢寒耳常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此旣一事矣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罔罔少來好書偶愛閑靖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爾有喜嘗言五六月北窗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陋日月遂往疾患以來漸就衰頹親舊不遺每有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汝輩幼小家貧無復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敬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侂人尚爾况共父之人哉潁川韓元長

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濟北汜幼春
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云高山景行汝其慎哉
又爲命子詩以貽之元嘉四年將復徵命會卒世號靖節先生其
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妻鋤於後云

宗少文南陽涅陽人也祖承宜都太守父繇之湘鄉令母同郡師
氏聰辯有學義教授諸子少文善居喪爲鄉閭所稱宋武帝旣誅
劉毅領荊州問毅府諮議參軍申永曰今日何施而可永曰除其
宿弊倍其惠澤貫敘門次顯擢才能如此而已武帝納之乃辟少
文爲主簿不起問其故荅曰栖丘飲谷三十餘年武帝善其對而
止少文妙善琴書圖畫精於言理每游山水往輒忘歸征西長史
王敬弘每從之未嘗不彌日也乃下入廬山就釋慧遠考尋文義
兄臧爲南平太守逼與俱還乃於江陵三湖立宅閑居無事武帝

召爲太尉行參軍驃騎道憐命爲記室參軍並不就二兄早卒孤
累甚多家貧無以相贍頗營稼穡人有餉遺並受之武帝敕南郡
長給吏役又數致餼資後子弟從仕乃悉不復受武帝開府辟召
下書召少文與鴈門周續之並爲太尉掾皆不起宋受禪及元嘉
中頻徵竝不應妻羅氏亦有高情與少文協趣羅氏沒少文哀之
過甚旣乃悲情頓釋謂沙門釋慧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
至教方能遣哀衡陽王義季爲荊州親至其室與之歡宴命爲諮
議參軍不起好山水愛遠遊西涉荆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山欲
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觀唯澄懷
觀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圖之於室謂之撫琴動操欲令衆山
皆響古有金石弄爲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絕唯少文傳焉文
帝遣樂師楊歡就受之少文孫測亦有祖風

測字敬微一字茂深家居江陵少靜退不樂人間歎曰家貧親老
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爲美談余竊有感誠不能潛感地金冥致江
鯉但當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孰能食人厚祿憂人重事乎齊驃騎
豫章王嶷徵爲參軍不起測荅府云何爲謬傷海鳥橫斤山木母
喪身自負土植松柏疑復遣書請之辟爲參軍測荅曰性同鱗羽
愛止山壑眷戀松雲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
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鳥慕哉永明三年詔徵太子舍
人不就欲游名山乃寫祖少文所作尚子平圖於壁上測長子賓
宦在都知父此旨便求祿還爲南郡丞付以家事刺史安陸王子
敬長史劉寅以下皆贈送之測無所受齋老子莊子二書自隨子
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止祖少文舊宅魚復侯子響
爲江州厚遣贈遺測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

松木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子響命駕造之測
不見後子響不告而來奄至所住測不得已巾褐對之竟不交言
子響不悅而退侍中王秀之彌所欽慕乃令陸探微畫其形與已
相對又貽書曰昔人有圖畫僑札輕以自方耳王儉亦雅重之贈
以蒲褥笥席頃之測送弟喪還西仍留舊宅永業寺絕賓友唯與
同志庾易劉虬宗人尚之等往來講說荊州刺史隨王子隆至遣
別駕宗昕一作昕口致勞問測笑曰貴賤理隔何以及此竟不荅建武
二年徵爲司徒主簿不就卒測善畫自圖阮籍遇蘇門於行鄣上
坐卧對之又畫永業佛影臺皆爲妙作好音律善易老續皇甫謐
高士傳三卷嘗游衡山七嶺著衡山廬山記尚之字敬之亦好山
澤徵辟一無所就以壽終

或之字叔粲少文從父弟也早孤事兄恭謹家貧好學雖文義不

逮少文而真澹過之徵辟一無所就宋元嘉初大使陸子貞觀採風俗三詣或之每辭疾不見告人曰我布衣草萊之人少長壟畝何宜枉軒冕之客子貞還表薦之又不就徵卒於家

沈道虔吳興武康人也少仁愛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孫恩亂後饑荒縣令庾肅之迎出縣南廢頭里爲立宅臨溪有山水之玩時復還石山精廬與諸孤兄子共釜庾之資困不改節受琴於戴逵王敬弘深貴重之郡州府凡十二命皆不就有入竊其園菜者外還見之乃自逃隱待竊者去後乃出人又拔其屋後大筍令人止之曰惜此筍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買大筍送與之盜者慙不取道虔使置其門內而還常以拮拾自資同拮者或爭穠道虔諫之不止悉以其所得與之爭者愧慙後每事輒云勿令居士知冬月無複衣戴顓聞而迎之爲作衣服并與錢一萬及還分

身上衣及錢悉供諸兄弟子無衣者鄉里少年相率受學道虔常無食以立學徒武康令孔欣之厚相資給受業者咸得有成宋文帝聞之遣使存問賜錢三萬米二百斛悉供孤兄子嫁娶徵員外散騎侍郎不就累世事佛推父祖舊宅爲寺至四月八日每請像請像之日輒舉家感慟焉道虔年老菜食恒無經日之資而琴書爲樂孜孜不倦文帝敕郡縣使隨時資給卒子慧鋒脩父業不就州辟

孔淳之字彥深魯人也祖琰一作惔尚書祠部郎父祭祕書監徵不就

淳之少有高尚愛好墳籍爲太原王恭所稱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游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嘗游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法崇歎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于茲不覺老之將至也及淳之還乃不告以姓除著作佐郎太尉參軍

竝不就居喪至孝廬于墓側服闋與徵士戴顓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爲人外之游又申以婚姻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爲禮至則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怪其如此荅曰固亦農夫田父之禮也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能致使謂曰苟不入吾郡何爲入吾郭淳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栖者非辯其林飛沈所至何問其主終不肯往茅室蓬戶庭草蕪徑唯林上有數帙書元嘉初復徵爲散騎侍郎乃逃于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在弟默之爲廣州刺史出都與別司徒王弘要淳之集冶城卽日命駕東歸遂不顧也元嘉七年卒默之儒學注穀梁春秋默之子默先事在范曄傳

周續之字道祖馮門廣武人也其先過江居豫章建昌縣續之八歲喪母哀戚過於成人奉兄如事父豫章太守范甯於郡立學招集生徒遠方至者甚衆續之年十二詣甯受業居學數年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名冠同門稱爲顏子旣而閑居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時彭城劉遺人遁迹廬山陶深明亦不應徵命謂之尋陽三隱劉毅鎮姑孰命爲撫軍參軍徵太學博士竝不就江州刺史每相招請續之不尚峻節頗從之游常以嵇康高士傳得出處之美因爲之注武帝北討世子居守迎續之館於安樂寺延入講禮月餘復還山江州刺史劉柳薦之武帝俄辟太尉掾不就武帝北伐還鎮彭城遣使迎之禮賜甚厚每曰真高士也尋復南還武帝踐祚復召之上爲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降幸并見諸生問續之禮記傲不可長與我九齡射於矍圃之義辯析精奧稱爲名通續之素患風痺不復堪講乃移病鍾山景平元年卒通毛詩六義及禮論注公羊傳於世無子兄子景遠有續之風

戴顒字仲若譙郡銍人也父逵兄勃竝隱遯有高名顒十六遭父憂幾於毀滅因此長抱羸患以父不仕復脩其業父善琴書顒竝傳之凡諸音律皆能揮手會稽剡縣多名山故世居剡下顒及兄勃竝受琴於父父沒所傳之聲不忍復奏各造新弄勃制五部顒制十五部顒又制長弄一部竝傳於世中書令王綏嘗攜客造之勃等方進豆粥綏曰聞卿善琴試欲一聽不荅綏恨而去桐廬縣又多名山兄弟復共游之因留居止勃疾患醫藥不給顒謂勃曰顒隨兄得閑非有心於語默兄今疾篤無可營療顒當干祿以自濟耳乃求海虞令事垂行而勃卒乃止桐廬僻遠難以養疾乃出居吳下吳下士一作人共爲築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澗少時繁密有若自然乃述莊周大旨著逍遙論禮記中庸篇三吳將守及郡內衣冠要其同游野澤堪行便去不爲矯介衆論以此多之宋國初建

元嘉中徵竝不就衡陽王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邵與顒姻通迎來止黃鵠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澗甚美顒憩于此澗義季亟從之游顒服其野服不改常度爲義季鼓琴竝新聲變曲其三調游絃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文帝每欲見之嘗謂黃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宴戴公山下也以其好音長給正聲伎一部顒合何嘗白鵠二聲以爲一調號爲清曠自漢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逵特善其事顒亦參焉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官寺旣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改乃迎顒看之顒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及減臂胛瘦患卽除無不歎服十八年卒無子景陽山成顒已亡矣上歎曰恨不得使戴顒觀之

翟法賜尋陽柴桑人也會祖湯祖莊父矯竝高尚不仕逃避徵辟法賜少守家業立室廬山頂喪親後便不復還家不食五穀以獸

皮及結草爲衣。雖鄉親中表莫得見焉。徵辟一無所就。後家人至石室尋求。因復遠徙。違避徵聘。遁跡幽深。卒於巖石間。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也。少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篤志好學。尤明三禮。毛詩。隱退不受徵辟。宋元嘉十五年徵至都。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竝以儒學總監諸生。時國子學未立。上留意藝文。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竝建。車駕數至。次宗館資給甚厚。久之還廬山。公卿以下竝設祖道。後又徵詣都爲築室於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爲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次宗不入公門。乃使自華林東門入延賢堂就業。二十五年卒于鍾山。子肅之頗傳其業。

郭希林武昌人也。曾祖翻。晉世高尚不仕。希林少守家業。徵召一無所就。卒于蒙。亦隱居不仕。

梁隱安宋書作志安

劉凝之字隱安。小名長生。南郡枝江人也。父期。公衡陽太守。兄盛。公高尚不仕。凝之慕老萊。嚴子陵爲人。推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其行。辟召一無所就。妻梁州刺史郭銓女也。遣送豐麗。凝之悉散之。屬親妻亦能不慕榮華。與凝之共居儉苦。夫妻共乘蒲笨車。出市買易。周用之外。輒以施人。爲村里所誣。一年三輸。公調求輒與之。又嘗認其所著屐。笑曰。僕著已敗。今家中覓新者償君。此人後田中得所失屐。送還不肯復取。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鎮江陵。竝遣使存問。凝之荅書曰。頓首稱僕不爲百姓禮。人或譏焉。凝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巢許。稱臣堯舜。時戴顓與衡陽王義季書亦稱僕。荊州年飢。義季慮凝之餒斃。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飢

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性好山水一旦攜妻子泛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絕人迹爲小屋居之採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卒年五十九

龔祈字蓋道武陵漢壽人也從祖玄之父黎人竝不應徵辟祈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之歎曰此荆楚之僊人也自少及長徵辟一無所就時或賦詩而言不及世事卒年四十二朱百年會稽山陰人也祖凱之晉左衛將軍父濤揚州主簿百年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攜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伐藥採若爲業以藥若置道頭輒爲行人所取明且已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藥若而去或遇寒雪藥若不售無以自資輒自榜船送妻還孔氏天晴迎之有時出山陰爲妻買繒采五三尺好飲酒遇醉或失之頗言玄理時爲詩詠往

龔祈推之依字
若即第之本字若
病者應出化字

往有高勝之言隱迹避人唯與同縣孔顓友善顓亦嗜酒相得輒酣對盡歡百年室家素貧母以冬月亡衣竝無絮自此不衣絲帛嘗寒時就顓宿衣悉袂布飲酒醉眠顓以卧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旣覺引卧具去體謂顓曰縣定奇溫因流涕悲慟顓亦爲之傷感除太子舍人不就顏竣爲東陽州發教餉百年穀五百斛不受時山陰又有寒人姚吟亦有高趣爲衣冠所重竣餉吟米二百斛吟亦辭之百年卒山中蔡興宗爲會稽太守餉百年妻米百斛百年妻遣婢詣郡門奉辭固讓時人美之以比梁鴻妻

關康之字伯倫河東揚一作楊人也世居京口寓居南平昌少而篤學姿狀豐偉下邳趙繹以文義見稱康之與友善特進顏延之等當時名士十許人入山候之見其散髮被黃布屣席松葉枕一塊白石而卧了不相盼延之等咨嗟而退不敢干也晉陵顧悅之難王弼

易義四十餘條康之申王難顧遠有情理又爲毛詩義經籍疑滯多所論釋嘗就沙門支僧納學算妙盡其能徵辟一無所就棄絕人事守志閑居弟雙之爲臧質車騎參軍與質俱下至赭圻病卒瘞於水濱康之時得病小差牽以迎喪因得虛勞病寢頓二十餘年時有閑日輒卧論文義宋孝武卽位遣大使巡行天下使反薦康之宜加徵聘不見省康之性清約獨處一室希與妻子相見不通賓客弟子以業傳受尤善左氏春秋齊高帝爲領軍時素好此學送本與康之康之手自點定又造禮論十卷高帝絕賞愛之及崩遺詔以入玄宮康之以宋明帝太始初與平原胡僧紹俱徵辭以疾時又有河南辛普明東陽樓惠明皆以篤行聞普明字文達少就康之受業至性過人居貧與兄共處一帳兄亡仍帳施靈蚊甚多通夕不得寢而終不道侵螫僑居會稽會稽士子高其行當

葬兄皆送金爲贈後至者不復受人問其故荅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親友之意今寔已足豈可利亡者餘贈邪齊豫章王疑爲揚州徵爲議曹從事不就惠明字智遠立性貞固有道術居金華山舊多毒害自惠明居之無復毒螫之苦藏名匿迹人莫之知宋明帝召不至齊高帝徵又不至文惠太子在東宮苦延方至仍又辭歸俄自金華輕棹西下及就路回之豐安旬日之間唐寓之祇賊入城塗地唯豐安獨全時人以爲有先覺齊武帝敕爲立館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康孫緬爲尋陽太守落日逍遙渚際見一輕舟陵波隱顯俄而漁父至神韻蕭灑垂綸長嘯緬益怪焉遂褰裳涉水謂曰竊觀先生有道者也終朝鼓枻良亦勞止吾聞黃金白璧重利也駟馬高蓋榮勢也今方王道文明守

在海外隱鱗之士靡然向風子胡不贊緝熙之美何晦用其若是也漁父曰僕山海狂人不達世務未辯賤貧無論榮貴乃歌曰竹竿籊籊河水泱泱相忘爲樂貪餌吞鉤非夷非惠聊以忘憂於是攸然鼓棹而去細字伯緒太子僕與會之子也有學義宋明帝甚知之位尚書左丞東中郎司馬

褚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塘人也高祖舍始平太守父暹征虜參軍伯玉少有隱操寡慾年十八父爲之昏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時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爲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纔交數言而退寧朔將軍丘珍孫與僧達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滅景雲棲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之舉棲冶城安道入昌門於茲而三焉却粒之士食霞之人

乃可甦致不宜久羈君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還策之日甦紆清塵亦願助爲譬說僧達荅曰褚先生從白雲游舊矣古之逸人或留慮兒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於孤峰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荔蘿若已窺煙液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申譬宋孝建二年散騎常侍樂詢行風俗表薦伯玉加徵聘本州議曹從事不就齊高帝卽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又辭疾上不欲違其志敕於剡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建元元年卒年八十六伯玉常居一樓上仍葬樓所孔珪從其受道法爲於館側立碑

顧歡字景怡一字玄平吳興鹽官人也家世寒賤父祖竝爲農夫歡獨好學年六七歲知推六甲家貧父使田中驅雀歡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

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然松節讀書或然糠自照及長篤志不倦聞吳興東遷邵玄之能傳五經文句假爲書師從之受業同郡顧愷之臨縣見而異之遣諸子與游及孫憲之竝受經焉年二十餘更從豫章雷次宗諮玄儒諸義母亡水漿不入口六七日廬于墓次遂隱不仕於剡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者常近百人歡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輒執書慟哭由是受學者廢蓼莪篇不復講焉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好黃老通解陰陽書爲數術多効驗初以元嘉中出都寄住東府忽題柱云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因東歸後元凶弒逆是其年月日也弟子鮑靈綬門前有一株樹大十餘圍上有精魅數見影歡印樹樹卽枯死山陰白石村多邪病村人告訴求哀歡往村中爲講老子規地作獄有頃見狐狸龜鼈自入獄中者甚多卽命殺之病者皆愈又有病邪者問歡歡曰家有何書荅曰唯有孝經而已歡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邊恭敬之自差也而後病者果愈後人問其故荅曰善禳惡正勝邪此病者所以差也齊高帝輔政徵爲揚州主簿及踐祚乃至稱山谷臣顧歡上表進政綱一卷時員外郎劉思効表陳讜言優詔並稱美之歡東歸上賜麈尾素琴永明元年詔徵爲太學博士同郡顧黯爲散騎侍郎黯字長孺有隱操與歡不就徵會稽孔珪嘗登嶺尋歡共談四本歡曰蘭石危而密宜國安而疎士季似而非公深謬而是總而言之其失則同曲而辯之其塗則異何者同昧其本而競談其末猶未識辰緯而意斷南北羣迷暗爭失得無準情長則申意短則屈所以四本竝通莫能相塞夫中理唯一豈容有二四本無正失中故也於是著三名論以正之尚書劉澄臨川王常侍朱廣之竝立論難與之往復而廣

之才理尤精詣也廣之字處深吳郡錢塘人也善清言初歡以佛道二家教異學者互相非毀乃著夷夏論曰夫辯是與非宜據聖典道經云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右腋而生墜地卽行七步於是佛道興焉此出玄妙內篇佛經云釋迦成佛有塵劫之數出法華無量壽或爲國師道士儒林之宗出瑞應本起歡論之曰五帝三皇不聞有佛國師道士無過老莊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聖誰則當之然二經所說如合符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跡則反或和光以明近或曜靈以示遠道濟天下故無方而不入智周萬物故無物而不爲其入不同其爲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搢紳諸華之容剪髮曠衣羣夷之服擊毘磬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肅棺殯槨葬中夏之風火焚沈西戎之俗全形守禮繼善之教毀貌易性絕惡之學豈伊同人爰及異物鳥王獸長往往是佛無窮世界聖人代興或昭五典或在三乘在鳥而鳥鳴在獸而獸吼教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耳雖舟車均於致遠而有川陸之節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別若謂其致旣均其法可換者而車可涉川舟可行陸乎今以中夏之性効西戎之法旣不全同又不全異下育妻孥上絕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禮犯順曾莫之覺弱喪忘歸孰識其舊且理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捨華効夷義將安取若以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俗邪俗則大乖矣屢見刻舫沙門守株道士交諍小大互相彈射或域道以爲兩或混俗以爲一是牽異以爲同破同以爲異則乖爭之由淆亂之本也尋聖道雖同而法有左右始乎無端終乎無末泥洹仙化各

是一術佛號正真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真會無生在名則反在實則合但無生之教賒無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夸強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羸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此二法之辯也聖匠無心方圓有體器既殊用教亦易施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興善則自然爲高破惡則勇猛爲貴佛跡光大宜以化物道跡密微利用爲已優劣之分大略在茲夫蹲夷之儀婁羅之辯各出彼俗自相聆解猶蟲躍鳥聒何足述効歎雖同二法而意黨道教宋司徒袁粲託爲道人通公駁之其略曰白日停光恒星隱照誕降之應事在老先似非入關方昭斯瑞又西域之記佛經之說俗以膝行爲禮不慕蹲坐恭道以三遶爲虔不尚踞傲爲肅豈專戎土爰亦茲方襄童謁帝膝行而進趙王見周三環而止今佛法垂化或因或革清信之士容衣不改息心之人服貌必變變本從道不遵彼俗俗風自殊無患其亂孔老釋迦其人或同觀方設教其道必異孔老教俗爲本釋氏出世爲宗發軔既殊其歸亦異又仙化以變形爲上泥洹以陶神爲先變形者白首還緇而未能無死陶神者使塵惑日損湛然常存泥洹之道無死之地乖詭若此何謂其同歡荅曰案道經之作著自西周佛經之來始乎東漢年踰八百代懸數十若謂黃老雖久而濫在釋前是呂尚盜陳恒之齊劉季竊王莽之漢也又夷俗長跽法與華異翹左跂右全是蹲踞故周公禁之於前仲尼誠之於後又佛起於戎豈非戎俗素惡邪道出於華豈非華風本善邪今華風既變惡同戎狄佛來破之良有以矣佛道實貴故戒業可遵戎俗實賤故言貌可棄今諸

華士女氏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濫用夷禮又若觀風流教其道必異佛非東華之道道非西夷之法魚鳥異川永不相關安得老釋二教交行八表今佛既東流道亦西邁故知俗有精麤教有文質然則道教執本以領末佛教救末以存本請問所歸異在何許若以翦落爲異則胥靡翦落矣若以立像爲異則俗巫立像矣此非所歸歸在常住常住之象常道孰異神仙有死權便之說神仙是入化之總稱非窮妙之至名至名無名其有者二十七品仙變成真真變成神或謂之聖各有九品品極則入空寂無爲無名若服食茹芝延壽萬億壽盡則死藥極則枯此脩考之士非神仙之流也明僧紹正二教論以爲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今道家稱長生不死名補天曹大乖老莊立言本理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竝好釋法吳興孟景翼爲道士太子召入玄圃衆僧大會子良使景翼禮佛景翼不肯子良送十地經與之景翼造正一論大略曰寶積云佛以一音廣說法老子云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一之爲妙空玄絕於有境神化贍於無窮爲萬物而無爲處一數而無數莫之能名強號爲一在佛曰實相在道曰玄牝道之大象卽佛之法身以不守之守守法身以不執之執執大象但物有八萬四千行說有八萬四千法法乃至於無數行亦達於無央等級隨緣須導歸一歸一曰回向向正卽無邪邪觀既遣億善日新三五四六隨用而施獨立不改絕學無憂曠劫諸聖共遵斯一老釋未始於嘗分迷者分之而未合億善徧脩徧成聖雖十號千稱終不能盡終不能盡豈可思議司徒從事中郎張融作門律云道之與佛遙極無二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辨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亮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乙人自楚

越鴻常一耳以示太子僕周顒顒難之曰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位寂之方其旨則別論所謂逗極無二者爲逗極於虛無當無二於法性邪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爲鴻乙耳一作驅馳佛道無免二末未知高鑿緣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旨乎往復文多不載歡口不辯善於著論又注王弼易二繫學者傳之知將終賦詩言志曰五塗無恒宅三清有常舍精氣因天行游魂隨物化鵬鴟適大海蜩鳩之桑柘達生任去留善死均日夜委命安所乘何方不可駕翹心企前覺融然從此謝自剋死日自擇葬時卒於剡山時年六十四身體香軟道家謂之屍解仙化焉還葬舊墓木連理生墓側縣令江山圖表狀武帝詔歡諸子撰歡文議三十卷又始興人盧度字孝章亦有道術少隨張永北侵魏永敗魏人追急阻淮水不得過度心誓曰若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須臾見兩楯流來接之得過然後隱居廬陵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來取食乃去逆知死年月與親友別永明末以壽終

杜京產字景齊吳郡錢塘人也祖運劉毅衛軍參軍父道鞠州從事善彈碁京產少恬靜閉意榮宦頗涉文義專修黃老會稽孔顓清剛有峻節一見而爲款交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稱疾去與同郡顧歡同契始寧東山開舍授學齊建元中武陵王曄爲會稽齊高帝遣儒士劉瓛入東爲曄講瓛故往與之游曰杜生當今之臺尚也京產請瓛至山舍講書傾資供待子栖躬自屣履爲瓛生徒下食孔珪周顒謝淪竝致書以通殷勤永明十年珪及光祿大夫陸澄祠部尚書虞悺太子右率沈約司徒右長史張融表薦京產徵爲奉朝請不至於會稽日門山聚徒教授建武初徵員外散騎侍

郎京產曰莊生持釣豈為白璧所回辭疾不就卒會稽山陰人孔道徽守志業不仕與京產友善道徽父祐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嘗見山谷中有數百斛錢視之如瓦石不異采樵者競取入手卽成沙礫曾有鹿中箭來投祐祐爲之養創愈然後去太守王僧虔與張緒書曰孔祐敬康曾孫也行動幽祇德標松桂引爲主簿遂不可屈此古之遺德也道徽少厲高行能世其家風隱居南山終身不窺都邑豫章王疑爲揚州辟西曹書佐不至鄉里宗慕之道徽兄子總有操行遇飢寒不可得衣食縣令吳興丘仲孚薦之除竟陵王侍郎竟不至永明中會稽中一作山有人姓蔡不知名隱山中養鼠數千頭呼來卽來遣去卽去言語狂易時謂之謫仙不知所終京產高祖子恭以來及子栖世傳五斗米道不替栖字孟山善清言能彈琴刺史齊豫章王疑聞其名辟議曹從事仍轉西曹書

佐竟陵王子良數致禮接國子祭酒何胤掌禮又重栖以爲學士掌昏冠儀以父老歸養栖肥白長壯及京產病旬日間便皮骨自支京產亡水漿不入口七日晨夜不罷哭不食鹽菜每營買祭奠身自看視號泣不自持朔望節歲絕而復續嘔血數升時何胤謝朓竝隱東山遺書敦譬誠以毀滅至祥禫暮夢見其父慟哭而絕初胤兄點見而歎曰卿風韻如此雖獲嘉譽不永年矣卒時年三十六當時咸嗟惜焉建武二年剡縣有小兒年八歲與母俱得赤班病母死家人以小兒猶惡不令其知小兒疑之問云母嘗數問我病昨來覺聲羸今不復問何也因自投下牀扶匍至母尸側頓絕而死鄉鄰告之縣令宗善才求表廬事竟不行

其亦乃是錄考
之非非附錄
史以極附其
傳未爲不可
不竟自當所
傳遠則聖
玄類大於
靈明傳後
乃言厚
此而史不檢

南史卷七十六
列傳第六十六

隱逸下

臧榮緒

吳苞

趙僧巖 蔡蒼 孔嗣之

徐伯珍

婁幼瑜

沈麟士

阮孝緒

鄧郁

陶弘景

釋寶誌

諸葛璩

劉慧斐

兄慧鏡 慧鏡子曇暉

南史卷七十六
列傳第六十六

范元琰

庾詵

張孝秀

庾承先

馬樞

臧榮緒東莞莒人也祖奉先建陵令父唐人國子助教榮緒幼孤躬自灌園以供祭祀母喪後乃著嫡寢論埽灑堂宇置筵席朔望輒拜薦焉甘珍未嘗先食純篤好學括東西晉爲一書紀錄志傳百一十卷隱居京口教授齊高帝爲揚州刺史徵榮緒爲主簿不到建元中司徒褚彥回啓高帝稱述其美以置祕閣榮緒惇愛五經謂人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致齋降位李釋教誡並有禮敬之儀因甄明至道乃著拜五經序論常以宣尼庚子日生其日陳五經拜之自號披褐先生又以飲酒亂德言常爲誠永明六年卒初榮緒與關康之俱隱在京口時號爲二隱

吳苞字天蓋一字懷德濮陽鄆城人也儒學善三禮及老莊宋太始中過江聚徒教學冠黃巾中竹塵尾蔬食二十餘年與劉瓛俱於褚彥回宅講授瓛講禮苞講論語孝經諸生朝聽瓛晚聽苞也齊隆昌元年徵爲太學博士不就始安王遙光及江祐徐孝嗣共爲立館於鍾山下教授朝士多到門焉當時稱其儒者自劉瓛以後聚徒講授唯苞一人而已以壽終時有趙僧巖蔡薈皆有景行慕苞爲人僧巖北海人寥廓無常人不能測與劉善明友善明爲青州欲舉爲秀才大驚拂衣而去後忽爲沙門栖遲山谷常以一壺自隨一旦謂弟子曰吾今夕當死壺中大錢一千以通九泉之路臘燭一挺以照七尺之尸至夜而亡時人以爲知命蔡薈字休

明陳留人清抗不與俗人交李撫謂江敷曰古人稱安貧清白曰夷涅而不緇曰白至如蔡休明者可不謂之夷白乎又有魯國孔嗣之字敬伯宋時與齊高帝俱爲中書舍人並非所好自廬江郡守去官隱居鍾山朝廷以爲太中大夫卒

徐伯珍字文楚東陽太末人也祖父竝郡掾史伯珍少孤貧學書無紙常以竹箭箬葉甘蔗及地上學書山水暴出漂溺宅舍村鄰皆奔走伯珍累牀而坐誦書不輟叔父璠之與顏延之友善還袂蒙山立精舍講授伯珍往從學積十年究尋經史游學者多依之太守琅邪王曇生吳郡張淹並加禮辟伯珍應召便退如此者凡十二焉徵士沈儼造膝談論申以素交吳郡顧歡擿出尚書滯義伯珍訓答甚有條理儒者宗之好釋氏老莊並明道術歲嘗早伯珍筮之如期而雨舉動有禮過曲木之下趨而避之早喪妻晚不

復重娶自比曾參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丘萇隱處也山多龍鬚檉柏望之五采世呼爲婦人巖二年伯珍移居之階戶之間木生皆連理門前生梓樹一年便合抱館東石壁夜忽有赤光洞照俄爾而滅白雀一雙棲其戶牖論者已爲隱德之感焉刺史豫章王辟議曹從事不就家甚貧窶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對時人呼爲四皓建武四年卒年八十四受業生凡千餘人伯珍同郡婁幼瑜字季亦聚徒教授不應徵辟彌爲臨川王映所賞異著禮掎拾三十卷

沈麟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也祖膺期晉太中大夫父虔之宋樂安令麟士幼而俊敏年七歲聽叔父岳言玄賓散言無所遺失岳撫其肩曰若斯文不絕其在爾乎及長博通經史有高尚之心親亡居喪盡禮服闋忌日輒流淚彌旬居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

里號爲織簾先生嘗爲人作竹誤傷手便流淚而還同作者謂曰此不足損何至涕零荅曰此本不痛但遺體毀傷感而悲耳嘗行路鄰人認其所著屐麟士曰是卿屐邪卽跣而反鄰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麟士曰非卿屐邪笑而受之宋元嘉末文帝令僕射何尚之抄撰五經訪舉學士縣以麟士應選不得已至都尚之深相接及至尚之謂子偃曰山數故多奇士沈麟士黃叔度之流也豈可澄清淆濁邪汝師之麟士嘗苦無書因游都下歷觀四部畢乃歎曰古人亦何人哉少時稱疾歸鄉不與人物通養孤兒子義著鄉曲或勸之仕荅曰魚縣獸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爲不布企日損乃作玄散賦以絕世太守孔山士辟不應宗人徐州刺史曇慶侍中懷文左率勃來候之麟士未嘗荅也隱居餘不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士數十百人各營

屋宇依止其側時爲之語曰差一作山中有賢士開門教授居成市麟士重陸機連珠每爲諸生講之征北張永爲吳興請麟士入郡麟士聞郡後堂有好山水卽就安道游吳興因古墓爲山池也欲一觀之乃往停數月永欲請爲功曹麟士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混沌以蛾眉冠越客於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卿一作節有蹈果海死耳不忍受此黔劓永乃止昇明末太守王奐永明中中書郎沈約並表薦之徵皆不就乃與約書曰名者實之賓本所不庶中央無心空勤南北爲惠反凶將在於斯麟士無所營求以篤學爲務恒憑素几鼓素琴不爲新聲負薪汲水并日而食守操終老讀書不倦遭火燒書數千卷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以反一作故抄寫火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時人以爲養身靜嘿所致製黑蝶賦以寄意著周易兩繫莊子內篇

訓註易經禮記春秋尚書論語孝經喪服老子要略數十卷。梁天監元年與何點同徵又不就。二年卒於家。年八十五。以楊王孫皇甫謐深達生死而終禮矯俗。乃自爲終制。遺令氣絕剔被。取三幅布以覆屍。及斂仍移布於屍下。以爲斂服。反被左右兩際以周。上不復製覆被。不須沐浴。含珠以米。褰衫先着禪。凡二服。上加單衣。幅巾履枕。棺中唯此。依士安用孝經。既殯不復立靈座。四節及祥。權鋪席於地。以設玄酒之奠。人家相承漆棺。今不復爾。亦不須旒。成服後卽葬。作冢令小。後耐更作小冢於濱。合葬非古也。冢不須聚土成墳。使上與地平。王祥終制亦爾。葬不須輜車靈舫。魁頭也。不得朝夕下食。祭奠之法。至於葬。唯清水一杯。子彝奉而行之。州鄉皆稱歎焉。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也。父彥之。宋太尉從事中郎。以清幹流譽。孝緒七歲。出繼從伯胤之胤之母周氏。卒遺財百餘萬。應歸孝緒。孝緒一無所納。盡以歸胤之姊琅邪王晏之母。聞者咸歎異之。乳人憐其傳重。辛苦輒竊玉羊金獸等物與之。孝緒見而駭愕。啓彥之送還。王氏幼至。孝性沉靜。雖與兒童遊戲。恒以穿池築山爲樂。年十三。徧通五經。十五冠而見其父彥之。彥之誠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庇爾躬。荅曰。願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穹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莫見其面。親友因呼爲居士。年十六。父喪。不服絲纊。雖蔬有味亦吐之。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之必至。顛覆聞其笳管穿籬。逃匿不與相見。曾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餐覆醬。及晏誅親戚。咸爲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坐之。及竟獲免。梁武起兵圍建鄴。家貧無以爨。僮妾竊鄰人墓樵。以繼火。孝緒知之。乃

不食更令撤屋而炊所居以一鹿牀爲精舍以樹環繞天監初御
史中丞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室雖邇其人
甚遠其爲名流所欽尚如此自是欽慕風譽者莫不懷刺斂衽望
塵而息殷芸欲贈以詩昉曰趣舍旣異何必相干芸乃止唯與比
部郎裴子野交子野薦之尚書徐勉言其年十餘歲隨父爲湘州
行事不書官紙以成親之清白論其志行粗類管幼安以采章如
似皇甫謐天監十二年詔公卿舉士祕書監傅照上疏薦之與吳
郡范元琰俱徵並不到陳郡袁峻謂曰往者天地閉賢人隱今世
路已清而子猶遁可乎荅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
盛黃綺無悶山林爲仁由已何關人世況僕非往賢之類邪初謝
朓及伏暉應徵天子以爲隱者苟立虛名以要顯譽故孝緒與何
胤並得遂其高志後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
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反鄰里嗟異之合藥須得
生人獲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逢忽見一鹿前行
孝緒感而隨後至一所遂滅就視果獲此草母得服之遂愈時皆
言其孝感所致有善筮者張有道曰見子隱迹而心難明自非考
之龜著無以驗也及布卦旣揲五爻曰此將爲咸應感之法非嘉
遁之兆孝緒曰安知後爻不爲上九果成遁卦有道歎曰此所謂
肥遁無不利象實應德心迹并也孝緒曰雖獲遁卦而上九爻不
發升遐之道便當高謝許生乃著高隱傳上自炎皇終于天監末
斟酌分爲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爲上篇始終不耗姓名可錄
爲中篇挂冠人世栖心塵表爲下篇湘東王著忠臣傳集釋氏碑
銘丹陽尹錄研神記竝先簡孝緒而後施行南平元襄王聞其名
致書要之不赴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麀麀可驂何以

異夫驥驟初建武末青溪宮東門無故自崩大風拔東宮門外楊樹或以問孝緒孝緒曰青溪皇家舊宅齊爲木行東爲木位今東門自壞木其衰矣武帝禁畜讖緯孝緒兼有其書或勸藏之荅曰昔劉德重淮南祕要適爲更生之禍杜瓊所謂不如不知此言美矣客有求之荅曰已所不欲豈可嫁禍於人乃焚之鄱陽忠烈王妃孝緒姊也王嘗命駕欲就之游孝緒鑿垣而逃卒不肯見王悵然歎息王諸子篤渭陽之情歲時之貢無所受納未嘗相見竟不之識或問其故孝緒曰我本素賤不應爲王侯姻戚邂逅所逢豈關始願劉敞曾以米饋之孝緒不納敞亦棄之末年以蔬食斷酒其恒供養石像先有損壞心欲補之罄心敬禮經一夜忽然完復衆並異之大同二年正月孝緒自筮卦吾壽與劉著作同年及劉杳卒孝緒曰劉侯逝矣吾其幾何其年十月卒年五十八梁簡文在東宮隆恩厚贈子恕等述先志不受顧協以爲恩異常均議令恭受門徒追論德行諡曰文貞處士所著七錄削繁等一百八十一卷並行於世初孝緒所撰高隱傳中篇所載一百三十七人劉敞劉訐覽其書曰昔嵇康所贊缺一自擬今四十之數將待吾等成邪對曰所謂荀君雖少後事當付鍾君若素車白馬之日輒獲麟於二子敞訐果卒乃益二傳及孝緒亡訐兄絜錄其所遺行次篇末成絕筆之意云

南嶽鄧先生名郁荊州建平人也少而不仕隱居衡山極峻之嶺立小板屋兩間足不下山斷穀三十餘載唯以澗水服雲母屑日夜誦大洞經梁武帝敬信殊篤爲帝合丹帝不敢服起五嶽樓貯之供養道家吉日躬往禮拜白日神仙魏夫人忽來臨降乘雲而至從少嫗三十並着絳紫羅繡桂襪年皆可十七八許色豔桃李

質勝瓊瑤言語良久謂郁曰君有仙分所以故來尋當相候至天監十四年忽見二青鳥悉如鶴大鼓翼鳴舞移晷方去謂弟子等曰求之甚勞得之甚逸近青鳥既來期會至矣少日無病而終山內唯聞香氣世未嘗有武帝後令周捨爲鄧玄傳具序其事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祖隆王府參軍父貞孝昌令初弘景母郝氏夢兩天人手執香鑪來至其所已而有娠以宋孝建三年景申歲夏至日生幼有異操年四五歲恒以荻爲筆畫灰中學書至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觀白日不覺爲遠矣父爲妾所害弘景終身不娶及長身長七尺七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額聳耳耳孔各有十餘毛出外二寸許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善琴碁工草隸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除奉

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世以爲務朝儀故事多所取焉家貧求宰縣不遂永明十三年勅服挂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帛敕所在月給代錢五月白蜜二升以供服餌及發公卿祖之征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填咽咸云宋齊以來未有斯事於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陵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漢有成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人間書禮卽以隱居代名始從東陽孫游嶽受符圖經法徧歷名山尋訪仙藥身既輕捷性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詠盤桓不能已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止自恒欲就之且永明中求祿得輒差舛若不爾豈得爲今日之事豈唯身有仙相亦緣勢使之然沈約爲東陽郡守高其志節累

書要之不至弘景爲人員通謙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
言無煩舛有亦隨覺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
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唯一家僮得至其所本使馬善射晚皆
不爲唯聽吹笙而已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
有時獨游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性好著述尚奇異顧惜光景老
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圓產物鑿術本草
帝代年歷以算推知漢熹平三年丁丑冬至加時在日中而天實
以乙亥冬至加時在夜半凡差三十八刻是漢歷後天二日十二
刻也又以歷代皆取其先妣母后配饗地神以爲神理宜然碩學
通儒咸所不悟又嘗造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
動以機動之悉與天相會云所須非止史官用是深慕張目
爲人云古賢無比齊末爲王木爲梁字及梁武兵至新林

遣弟子戴猛之假道去弘景議禪代弘景援引圖讖數處皆成
梁字令弟子進之武帝弘景之游及卽位後恩禮愈篤書問不
絕冠蓋相望弘景旣得神丹以爲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
給黃金朱砂曾青雄黃後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及帝服
飛丹有驗益敬重之每得其書燒香虔受帝使造年歷至己巳歲
而加朱點實太清三年也帝手敕招之錫以鹿皮巾後屢加禮聘
並不出唯畫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
繩以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無所不作欲數曳尾之龜豈有可致
之理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前以諮詢月中常有數信時
人謂爲山中宰相二宮及公王貴要參候相繼贈遺未嘗悅時多
不納受縱留者卽作功德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澗弘景辟穀導
引之法自隱處四十許年年逾八十而有壯容仙書云眼方者壽

千歲弘景末年一眼有時而方曾夢佛授其菩提記云名爲勝力菩薩乃詣鄒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後簡文臨南徐州欽其風素召至後堂以葛巾進見與談論數日而去簡文甚敬異之天監中獻丹於武帝中大通初又獻二丹其一名善勝一名成勝並爲佳寶無疾自知應逝逆剋亡日仍爲告逝詩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申如常香氣累日氤氳滿山遺令旣沒不須沐浴不須施牀止兩重席於地因所著舊衣上加生絨裙及臂衣靺冠巾法服左肘錄鈴右肘藥鈴佩符絡左腋下繞腰穿環結於前釵符於髻上通以大袈裟覆衾蒙首足明器有車馬道人道士並在門中道人左道士右百日內夜常然燈旦常香火弟子遵而行之詔贈太中大夫諡曰貞白先生弘景妙解術數逆知梁祚覆沒預制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

詩祕在篋裏化後門人方稍出之大同末人士競談玄理不習武事後侯景篡果在昭陽殿初弘景母夢青龍無尾自己升天弘景果不妻無子從兄以子松喬嗣所著學苑百卷孝經論語集注帝代年曆本草集注効驗方肘後百一方古今州郡記圖像集要及玉匱記七曜新舊術疏占候合丹法式共祕密不傳及撰而未訖又十部唯弟子得之時有沙門釋寶誌者不知何許人有於宋太始中見之出入鍾山往來都邑年已五六十矣齊宋之交稍顯靈跡被髮徒跣語默不倫或被錦袍飲啖同於凡俗恒以鏡銅剪刀鑷屬拄杖負之而趨或徵索酒肴或累日不食預言未兆識他心智一日中分身易所遠近驚赴所居噂喅齊武帝忿其惑衆收付建康獄旦日咸見游行市里旣而檢校猶在獄中其夜又語獄吏門外有兩輿食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果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

良所供養縣令呂文顯以啓武帝帝乃迎入華林園少時忽重著
三布帽亦不知於何得之俄而武帝崩文惠太子豫章文獻王相
繼薨齊亦如此季矣靈味寺沙門釋寶亮欲以納被遺之未及有
言寶誌忽來牽被而去祭仲熊嘗問仕何所至了自不荅直解杖
頭左索繩擲與之莫之解仲熊至尚書左丞方知言驗永明中住
東宮後堂從平旦門中出入末年忽云門上血汗衣褰裳走過至
鬱林見害果以犢車載屍出自此門舍故闈人徐龍駒宅而帝頸
血流於門限焉梁武帝尤深敬事嘗問年祚遠近荅曰元嘉元嘉
帝欣然以爲享祚倍宋文之年雖剃鬚髮而常冠下裙帽納袍故
俗呼爲誌公好爲識記所謂誌公符是也高麗聞之遣使齎絲帽
供養天監十三年卒將死忽移寺金剛像出置戶外語人云菩薩
當去旬日無疾而終先是琅邪王筠至莊嚴寺寶誌遇之與交言

歡飲至亡救命筭爲碑蓋元覺也

諸葛璩字幼玖琅邪人晉書稱璩有發擿之功方之壺
涉經史復師徵士臧榮緒晉書稱璩有發擿之功方之壺
遂齊建武初南徐州行臺江正薦璩於明帝言璩安貧守道悅禮
敦詩如其簡退可揚清厲俗請辟爲議曹從事帝許之璩辭不赴
陳郡謝朓爲東海太守下教揚其風槩餉穀百斛梁天監中舉秀
才不就璩性勤於誨誘後生就學者日至居宅狹陋無以容之太
守張友爲起講舍璩處身清正妻子不見喜愠之色旦夕孜孜講
誦不輟時人益以此宗之卒於家璩所著文章二十卷門人劉暉
集而錄之

劉慧斐字宣文彭城人也父元直淮南太守慧斐少博學能屬文
起家梁安成王法曹行參軍嘗還都途經尋陽游於匡山遇處士

張孝秀相得甚歡遂有終焉之志固不仕居東林寺又於山北構園一所號曰離垢園時人仍謂爲離垢先生慧斐尤明釋典工篆隸在山手寫佛經二千餘卷常所誦者百餘卷晝夜行道孜孜不怠遠近欽慕之簡文臨江州遺以几杖論者云自遠法師沒後將三百年始有張劉之盛矣元帝及武陵王等書問不絕大同三年卒慧斐兄慧鏡安成內史初元直居郡得罪慧鏡歷詣朝士乞哀懇惻甚至遂以孝聞子曇淨字元光篤行有父風解褐安成王國左常侍父卒於郡曇淨奔喪不食飲者累日絕而又蘇每哭輒嘔血服闋因毀成疾會有詔士姓各舉四科曇淨叔父慧斐舉以應孝行武帝用爲海寧令曇淨兄弟未爲縣因以除兄乃除安西行參軍父亡後事母尤淳至孝食粥不以委人母疾衣不解帶及母亡水漿不入口者旬日喪權瘞藥王寺時天寒曇淨身

衣單布衣廬於瘞所晝夜哭臨不絕聲哀感行路未朞而卒

范元琰字伯珪一字長玉吳郡錢塘人也祖悅之太學博士徵不至父靈瑜居父憂以毀卒元琰時童孺哀慕盡禮親黨異之及長好學博通經史兼精佛義然謙敬不以所長驕人祖母患癰恒自含吮與人言常恐傷物居家不出城市雖獨居如對賓客見者莫不改容憚之家貧唯以園蔬爲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菘元琰遽退走母問其故具以實荅母問盜者爲誰荅曰向所以退畏其愧恥今啓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祕之或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琰因伐木爲橋以度之自是盜者大慙一鄉無復草竊齊建武初徵爲曹武平西參軍不至于時始安王遙光爲揚州謂徐孝嗣曰曹武參軍豈是禮賢之職欲以西曹書佐聘之會遙光敗不果時人以爲恨沛國劉瓛深加器異嘗表稱之天監九年縣令管慧辯上言

義行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辟命不至卒于家

庾詵字彥寶新野人也幼聰警篤學經史百家無不該綜緯候書射棊算機巧並一時之絕而性託夷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蔬食弊衣不修產業遇火止出書數簣坐於池上有爲火來者荅云唯恐損竹乘舟從沮中山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及至宅寄載者曰君三十斛我百五十斛詵嘿然不言恣其取足鄰人有被執爲盜見劾妄款詵詵矜之乃以書質錢二萬令門生詐爲其親代之酬備鄰人獲免謝詵詵曰吾矜天下無辜豈期謝也梁武帝少與詵善及起兵署爲平西府記室參軍詵不屈平生少所游狎河東柳惲欲與交拒而弗納普通中詔以爲黃門侍郎稱疾不起晚年尤遵釋教宅內立道場環繞禮懺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每日一徧後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爲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因寢忽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顏面不變言終而亡年七十八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彌天淨域矣武帝聞而下詔諡貞節處士以顯高烈詵所撰帝歷二十卷易林二十卷續伍端休江陵記一卷晉朝雜事五卷總抄八十卷行於世子曼倩字世華亦早有令譽元帝在荊州爲中錄事每出帝嘗目送之謂劉之遴曰荆南信多君子後轉諮議參軍所著喪服儀文字體例老子義疏算經及七曜歷術并所製文章凡九十五卷子季才有學行承聖中位中書侍郎江陵平隨例入長安

張孝秀字文逸南陽宛人也徙居尋陽曾祖須無祖僧監父希並別駕從事孝秀長六尺餘白皙美鬚眉仕州中從事史遇刺史陳伯之叛孝秀與州中士大夫謀襲之事覺逃於盆水側有商人寘

諸褚中展轉入東林伯之得其母郭以蠟灌殺之孝秀遣妻妾入匡山修行學道服闋建安王召爲別駕因去職歸山居于東林寺有田數十頃部曲數百人率以力田盡供山衆遠近歸慕赴之如市孝秀性通率不好浮華常冠縠皮巾躡蒲履手執并閭皮麈尾服寒食散盛冬卧於石上博涉羣書專精釋典僧有虧戒律者集衆佛前作羯磨而笞之多能改過善談論工隸書凡諸藝能莫不
明習普通三年卒室中皆聞非常香梁簡文甚傷悼焉與劉慧斐書述其貞白云

庾承先字子通潁川鄆陵人也少沉靜有志操是非不涉於言喜愠不形於色人莫能窺也弱歲受學於南陽劉虬強記敏識出於羣輩玄經釋典靡不該悉九流七略咸所精練辟功曹不就乃與道士王僧鎮同游衡岳晚以弟疾還鄉里遂居土臺山梁鄱陽忠烈王在州欽其風味要與游處令講老子遠近名僧咸來赴集論難鋒起異端競至承先於時各皆得所未聞忠烈王尤所欽重中大通三年廬山劉慧斐至潁州承先與之有舊往從之荆峽學徒因請承先講老子湘南命在臨聽論議終日留連月餘乃還山王親祖道并贈笈什物甚美之其年卒刺史厚有贈賻門人黃士龍讓曰先師平素食不求飽衣不求輕凡有贈遺皆無所受臨終之日誠約家門薄棺周形巾褐爲歛雖蒙賚及不敢輕承教旨以違平生之操錢布輕付使反時論高之

馬樞字要理扶風郿人也祖靈慶齊竟陵王錄事參軍樞數歲而孤爲其姑所養六歲能誦孝經論語老子及長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及周易老子義梁邵陵王綸爲南徐州刺史素聞其名引爲學士綸時自講大品經令樞講維摩老子周易同日發題道俗聽者

二千人王欲極觀優劣乃謂衆曰與馬學士論義必使屈服不得
空立客主於是數家學者各起問端樞乃依次剖判開其宗旨然
後枝分派別轉變無窮論者拱默聽受而已綸甚嘉之尋遇侯景
之亂綸舉兵援臺乃留書二萬卷付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遍乃
喟然歎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爲管
庫東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
亦各從其好也比求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
之無聞甚乎乃隱于茅山有終焉之志陳天嘉元年文帝徵爲度
支尚書辭不應命時樞親故並居下口每秋冬之際時往游焉及
鄱陽王爲南徐州刺史欲其高尚即不能致乃卑辭厚意令使邀
之樞固辭以疾門人勸請不得已乃行王別築室以處之樞惡其
崇麗乃於竹林間自營茅茨而居每以王公餽餉辭不獲已者率

十分愛一樞乃易亂離凡所居處盜賊不入依託者常數百家曰
樞洞黃龍觀中物有白鶴一雙巢前庭樹馴狎欄廊時至几案
春來秋去幾三十年太建十九年卒撰道覺論行於世
論曰夫獨往之人皆稟偏介之性不能擢志屈道借譽期通若使
夫遇見信之主逢時來之運豈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不得已而
然故也且巖壑閑遠水石清華雖復崇閣八襲高城萬雉莫不蓄
壤開泉鬣鬣林澤故知松山桂渚非止素玩碧澗清潭翻成麗矚
挂冕東都夫何難之有

南史卷七十七
列傳第六十七
恩倖
戴法興
徐爰
阮佃夫
紀僧真
劉係宗
茹法亮
呂文顯
茹法真
梅虫兒
周石珍

南史卷七十七

列傳第六十七

恩倖

戴法興

戴明寶

徐爰

阮佃夫

紀僧真

劉係宗

茹法亮

呂文顯

茹法真

梅虫兒

周石珍

魏
氏
書
館
藏

陸驗

徐騏

司馬申

施文慶

沈客卿

孔範

夫鮑魚芳蘭在於所習中人之性可以上下然則謀於管仲齊桓有召陵之師邇於易牙小白掩陽門之扇夫以霸者一身且有滂隆之別況下於此胡可勝言者乎故古之哲王莫不斯慎自漢氏以來年且下祀而近習用事無乏於時莫不官由近親情因狎重至如中書所司掌在機務漢元以令僕用事魏明以監令專權在晉中朝常為重寄故公曾之歎恨於失職於時舍人之任位居九品江左置通事郎管司詔誥其後郎還為侍郎而舍人亦稱通事

元帝用琅邪劉超以謹慎居職宋文世秋當周赧竝出寒門孝武以來士庶雜選如東海鮑照以才學知名又用魯郡巢尚之江夏王義恭以為非選帝遣尚之送尚書四十餘牒宣敕論辯義恭乃歎曰人主誠知人及明帝世胡毋顯阮佃夫之徒專為佞倖矣齊初亦用久勞及以親信關讞表啓發署詔敕頗涉辭翰者亦為詔文侍郎之局復見侵矣建武世詔命始不關中書專出舍人省內舍人四人所直四省其下有主書令史舊用武官宋改文吏人數無員莫非左右要密天下文簿版籍入副其省萬機嚴祕有如尚書外司領武官有制局監外監領器仗兵役亦用寒人爰及梁陳斯風未改其四代之被恩倖者今立以為篇以繼前史之作云爾戴法興會稽山陰人也家貧父碩子以販紵為業法興二兄延壽延興竝修立延壽善書法興好學山陰有陳戴者家富有錢三千

萬鄉人或云戴碩子三兒敵陳戴三萬錢法興少賣葛山陰市後爲尚書倉部令史大將軍彭城王義康於尚書中覓了了令史得法興等五人以法興爲記室令史義康敗仍爲孝武征虜撫軍記室掾及徙江州仍補南中郎典籤帝於巴口建義法興與典籤戴明寶蔡閑俱轉參軍督護上卽位竝爲南臺侍御史同兼中書通事舍人法興等專管內務權重當時孝建元年爲南魯郡太守解舍人侍太子於東宮大明二年以南下預密謀封法興吳昌縣男明寶湘鄉縣男閑時已卒追加爵封法興轉太子旅賁中郎將孝武親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所委寄法興頗知古今素見親待雖出侍東宮而意任隆密魯郡巢尚之人士之末元嘉中侍始興王濬讀書亦少獵文史爲上所知孝建初補東海國侍郎仍兼中書通事舍人凡選授遷轉誅賞大處分上皆與法

興尚之參懷內外諸雜事多委明寶上性嚴暴睚眦之間動至罪戮尚之每臨事解釋多得全免省甚賴之而法興明寶大通人事多納貨賄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湊門外成市家產竝累千金明寶驕縱尤甚長子敬爲揚州從事與上爭買御物六宮嘗出敬盛服騎馬於車左右馳驟去來上大怒賜敬死繫明寶尚方尋被原釋委任如初孝武崩前廢帝卽位法興遷越騎校尉時太宰江夏王義恭錄尚書事任同總已而法興尚之執權日久威行內外義恭積相畏服至是懾懼尤甚廢帝未親萬機凡詔敕施爲悉決法興之手尚書中事無大小專斷之顏師伯義恭守空名而已尚之甚聰敏時百姓欲爲孝武立寺疑其名尚之應聲曰宜名天保詩云天保下報上也時服其機速廢帝年已漸長凶志轉成欲有所爲法興每相禁制謂帝曰官所爲如此欲作營陽邪帝意

稍不能平所愛幸闈人華願兒有盛寵賜與金帛無算法興常加
裁減願兒甚恨之帝嘗使願兒出入市里察聽風謠而道路之言
謂法興爲真天子帝爲膺天子願兒因此告帝曰外間云宮中有
兩天子官是一人戴法興是一人官在深宮中人物不相接法興
與太宰顏柳一體往來門客恒有數百內外士庶無不畏服之法
興是孝武左右復久在宮闈今將他人作一家深恐此坐席非復
官許帝遂免法興官徙付遠郡尋於家賜死法興臨死封閉庫藏
使家人謹錄鑰牡死一宿又殺其二子截法興棺焚之籍沒財物
法興能爲文章頗行於世死後帝敕巢尚之曰不謂法興積釁累
愆遂至於此吾今自覽萬機卿等宜竭誠盡力尚之時爲新安王
子鸞撫軍中兵參軍淮陵太守乃解舍人轉爲撫軍諮議參軍太
守如故明帝初復以尚之兼中書通事舍人南清河太守累遷黃
門侍郎出爲新安太守病卒戴明寶南東海丹徒人亦歷員外散
騎侍郎給事中孝武時帶南清河太守前廢帝卽位權任悉歸法
興而明寶輕矣明帝初天下反叛以明寶舊人屢經戎事復委任
之後坐納貨賄繫尚方尋被宥位宣城太守昇明初老拜太中大
夫病卒武陵國典書令董元嗣與法興明寶等俱爲孝武南中郎
典籤元嘉三十年奉使還都會元凶弒立遣元嗣南還報上以徐
湛之等反上時在巴口元嗣具言弒狀上遣元嗣下都奉表於劭
旣而上舉義兵劭詔責元嗣元嗣答云始下未有反謀劭不信備
加考掠不服遂死孝武事尅贈員外散騎侍郎使文士蘇寶生爲
之誄焉大明中又有奚顯度者南東海郟人官至員外散騎侍郎
孝武嘗使主領人功而苛虐無道動加撻撲暑雨寒雪不聽暫休
人不堪命或自經死時建康縣考囚或用方材壓額及踝脛人間

謠曰寧得建康壓額不能受奚度拍又相戲曰勿及顧付奚度其
酷暴如此前廢帝嘗戲云顯度刻虐爲百姓疾比當除之左右因
唱爾卽日宣殺焉時人比之孫皓殺岑昏

徐爰字長玉南琅邪開陽人也本名瑗後以與傅亮父同名亮啓
改爲爰初爲晉琅邪王大司馬府中典軍從北征微密有意理爲
武帝所知少帝在東宮入侍左右文帝初又見親任遂至殿中侍
御史元嘉十二年轉南臺御史始興王濬後行參軍復侍太子於
東宮遷員外散騎侍郎文帝每出軍常懸授兵略二十九年重遣
王玄謨等北侵配爰五百人隨軍碣磔銜中旨臨時宣示孝武至
新亭江夏王義恭南奔爰時在殿內詐劾追義恭因卽得南走時
孝武將卽大位軍府造次不曉朝章爰素諳其事及至莫不喜悅
以兼太常丞撰立儀注後兼尚書右丞遷左丞先是元嘉中使著

作郎何承天草創國史孝武初又使奉朝請山謙之南臺御史蘇
寶生踵成之孝建六年又以爰領著作郎使終其業爰雖因前作
而專爲一家之書上表起元義熙爲三乘一作五乘之始載序宣力爲功臣
之斷於是內外博議太宰江夏王義恭等三十五人同爰宜以義
熙元年爲斷散騎常侍巴陵王休若尚書金部郎檀道鸞二人爲
宜以元興三年爲始太學博士虞龢謂宜以開國爲宋公元年詔
曰項籍聖公編錄二漢前史已有成例桓玄傳宜在宋典餘如爰
議孝武崩營景寧陵以本官兼將作大匠爰便僻善事人能得人
主微旨頗涉書傳尤悉朝儀元嘉初便入侍左右預參顧問長於
附會又飾以典文故爲文帝所任遇大明世委寄尤重朝廷大禮
儀非爰議不行雖復當時碩學所解過之者旣不敢立異議所言
亦不見從孝武崩公除後晉安王子勛侍讀博士諮爰宜習業與

不爰答曰居喪讀喪禮習業何嫌少日始安王子真博士諮爰爰
曰小功廢業三年喪何容讀書其專斷乖謬皆如此前廢帝凶暴
無道殿省舊人多見罪黜唯爰巧於將迎始終無忤誅群公後以
爰爲黃門侍郎領射聲校尉著作如故封吳平縣子寵待隆密群
臣莫二帝每出行常與沈慶之山陰公主同輦爰亦預焉明帝卽
位以黃門侍郎改領長水校尉兼尚書左丞明年除太中大夫著
作竝如故爰執權日久上在蕃素所不悅及景和世屈辱卑約爰
禮敬甚簡益銜之泰始三年詔暴其罪徙交州及行又詔除廣州
統內郡有司奏以爲宋隆太守除命旣下爰已至交州久之聽還
仍除南康郡丞明帝崩還都以爰爲濟南太守復除中散大夫元
徽三年卒年八十二爰子希秀甚有學解亦閑篆隸正覺禪靈二
寺碑卽希秀書也爰之徙交州明帝乃希秀謂曰比當令卿父還

希秀再拜答曰臣父年老恐不及後恩帝大嗟賞卽召爰還希秀
位驍騎將軍淮南太守子泓甚閑吏職而在事刻薄於人少恩仕
齊歷位臺郎秣陵建康令湘東太守

阮佃夫會稽諸暨人也明帝初出閣選爲主衣後又請爲世子師
甚見信待景和末明帝被拘於殿內住在秘書省爲帝所疑大禍
將至佃夫與王道隆李道兒及帝左右琅邪淳于文祖謀共廢立
時直閣將軍柳光世亦與帝左右蘭陵繆方盛丹楊周登之有密
謀未知所奉登之與明帝有舊方盛等乃使登之結佃夫佃夫大
悅先是帝立皇后普暫撤諸王奄人明帝左右錢藍生亦在例事
畢未被遣密使藍生候帝慮事泄藍生不欲自出帝動止輒以告
淳于文祖令報佃夫景和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晡時帝出華林
園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山陰王竝侍側明帝猶在秘書省不

被召益懼佃夫以告外監典事東陽朱幼又告王衣吳興壽寂之
細鎧王南彭城姜產之產之又語所領細鎧將臨淮王敬則幼又
告中書舍人戴明寶幼欲取其日向曉佃夫等勸取開門鼓幼預
約勒內外使錢藍生密報建安王休仁等時帝欲南巡腹心直閣
將軍宗越等其夕竝聽出外裝束唯有隊主樊僧整防華林閣是
柳光世鄉人光世要之卽受命姜產之又要隊副陽平聶慶及所
領壯士會稽富靈符吳郡俞道龍丹陽宋達之陽平田嗣竝聚于
慶省佃夫慮力少更欲招合壽寂之曰謀廣或泄不煩多人時巫
覡後堂有鬼其夕帝於竹林堂前與巫共射之建安王休仁等山
陰王竝從帝素不悅寂之見輒切齒寂之旣與佃夫等成謀又慮
禍至抽刀前入姜產之隨其後淳于文祖繆方盛周登之富靈符
聶慶田嗣王敬則俞道龍宋達之又繼進休仁聞行聲甚疾謂休

祐曰作矣相隨奔景陽山帝見寂之至引弓射之不中乃走寂之
追殺之事定宣令宿衛曰湘東王受太后令除狂至今已太平明
帝卽位論功壽寂之封廬城縣侯產之汝南縣侯佃夫建城縣侯
王道隆吳平縣侯淳于文祖陽城縣侯李道兒新渝縣侯繆方盛
劉陽縣侯周登之曲陵縣侯富靈符惠懷縣子聶慶建陽縣子田
嗣將樂縣子王敬則重安縣子俞道龍茶陵縣子宋達之零陵縣
子佃夫遷南臺侍御史薛索兒度淮爲寇山陽太守程天祚又反
佃夫與諸軍破薛索兒降天祚後轉太子步兵校尉南魯郡太守
侍太子於東宮泰始四年以本官兼游擊將軍及輔國將軍蓋次
陽與二衛參員直次陽字崇基平昌安丘人也位冠軍將軍卒時
佃夫及王道隆楊運夫竝執權亞於人主巢戴大明之世方之蔑
如也嘗正旦應合朔尚書奏遷元會佃夫曰元正慶會國之大禮

何不遷合朔日邪其不稽古如此大通貨賄凡事非重賂不行人有餉絹二百疋嫌少不答書宅舍園池諸王邸第莫及女妓數十藝貌冠絕當時金玉錦繡之飾宮掖不逮也每製一衣造一物都下莫不法効焉於宅內開瀆東出十許里塘岬整潔汎輕舟奏女樂中書舍人劉休嘗詣之遇佃夫出行中路相逢要休同反就席便命施設一時珍羞莫不畢備凡諸火劑竝皆始熟如此者數十種佃夫常作數十人饌以待賓客故造次便辦類皆如此雖晉世王石不能過也秦始初軍功旣多爵秩無序佃夫僕從附隸皆受不次之位捉車人武賁中郎將傍馬者員外郎朝士貴賤莫不自結而矜傲無所降意入其室者唯吳興沈勃吳郡張澹數人而已明帝晏駕後廢帝卽位佃夫權任轉重兼中書通事舍人加給事中輔國將軍餘如故欲用張澹爲武陵郡衛將軍衣桀以下皆不

同而佃夫稱敕施行又廬江何恢有妓張耀華美而有寵爲廣州刺史將發要佃夫飲設樂見張氏悅之頻求恢曰恢可得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拂衣出戶曰惜指失掌邪遂諷有司以公事彈恢凡如此粲等竝不敢執元徽三年遷黃門侍郎領右衛將軍明年改領驍騎將軍遷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猶管內任時廢帝猖狂好出遊走始出宮猶整羽儀隊仗俄而棄部伍單騎與數人相隨或出郊野或入市廛內外莫不憂懼佃夫密與直閣將軍申伯宗步兵校尉朱幼干天寶謀共廢帝立安成王五年春帝欲往江乘射雉帝每出常留隊仗在樂游苑前棄之而去佃夫欲稱太后令喚隊仗還閉城門分人守石頭東府遣人執帝廢之自爲揚州刺史輔政與幼等已成謀會帝不成向江乘故事不行干天寶因以其謀告帝帝乃收佃夫幼伯宗於光祿外部賜死佃夫幼等罪止一

身其餘無所問幼泰始初爲外監配衣諸軍征討有濟辦之能遂官涉三品爲奉朝請南高平太守封安浦縣侯于天寶其先胡人豫竹林堂功元徽中封鄂縣子發佃夫謀以爲清河太守右軍將軍昇明中齊高帝以其反覆賜死壽寂之位太子屯騎校尉南泰山太守多納貨賄請謁無窮有一不從便切齒罵詈常云利刀在手何憂不辦鞭尉吏斫邏將後爲有司所奏徙送越州至豫章謀叛乃殺之姜產之位南濟陽太守後北侵魏戰敗見殺王道隆吳興烏程人兄道迄涉學善書形貌又美吳興太守王韶之謂人曰有子弟如王道迄無所少道隆亦知書太始二年兼中書通事舍人道隆爲明帝所委過於佃夫而和謹自保不妄毀傷人執權旣久家產豐積豪麗雖不及佃夫而精整過之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舉兵乃以討佃夫道隆及楊運長爲名休範奄至新亭見殺楊

運長宣城懷安人素善射爲射師性謹慤爲明帝委信及卽位親遇甚厚後廢帝卽位與佃夫俱兼通事舍人以平桂陽王休範功封南城縣子運長質木廉正修身甚清不專園宅不受餉遺而凡鄙無識唯與寒人潘智徐文盛厚善動止施爲必與二人量議文盛爲奉朝請預平桂陽王休範封廣晉縣男順帝卽位運長爲宣城太守尋還家沈攸之反運長有異志齊高帝遣驃騎司馬崔文仲誅之

紀僧真丹陽建康人也少隨逐征西將軍蕭思話及子惠開皆被賞遇惠開性苛僧真以微過見罰旣而委任如舊及罷益州還都不得志而僧真事之愈謹惠開臨終歎曰紀僧真方富富貴我不見也以僧真託劉彥節周顒初惠開在益州口作反被圍危急有道人謂之曰城圍尋解檀越貴門後方大興無憂外賊也惠開密謂

僧真曰我子弟見在者竝無異才政是蕭道成耳僧真憶其言乃請事齊高帝隨從在淮陰以閑書題令答遠近書疏自寒官歷至高帝冠軍府參軍王簿僧真夢蒿艾生滿江驚而白之高帝曰詩人採蕭蕭卽艾也蕭生斷流卿勿廣言其見親如此後除南臺御史高帝領軍功曹上將廢立謀之袁粲褚彥回僧真啓上曰今朝廷猖狂人不自保天下之望不在袁褚明公豈得默已坐受夷滅存亡之機仰希熟慮高帝納之高帝欲渡廣陵起兵僧真又曰主上雖復狂疊而累代皇基猶固盤石今百口北渡何必得俱縱得廣陵城天子居深宮施號令目明公爲逆何以避此如其不勝則應北走竊謂此非萬全策也上曰卿顧家豈能遂我行邪僧真頓首稱無貳昇明元年除員外郎帶東武城令尋除給事中高帝坐東府高樓望石頭城僧真在側上曰諸將勸我誅袁劉我意未願便爾及沈攸之事起從高帝入朝堂石頭及夜高帝遣衆軍掩討宮城中望石頭火光及叫聲甚盛人懷不測僧真謂衆曰叫聲不絕是必官軍所攻火光起者賊不容自燒其城此必官軍勝也尋而啓石頭平上出頓新亭使僧真領千人在帳內初上在領軍府令僧真學上手迹下名至是報答書疏皆付僧真上觀之笑曰我亦不復能別也初上在淮陰修理城得古錫跌九枚下有篆文莫能識者僧真省事獨曰何須辯此文字此自久遠之物錫而有九九錫之徵也高帝曰卿勿妄言及上將拜齊公已尅日有楊祖之謀於臨軒作難僧真請上更選吉辰尋而祖之事覺上曰無卿言亦當致小狼狽此亦何異呼沘之冰轉齊國中書舍人建元初帶東燕令封新陽縣男轉羽林監遷尚書主客郎太尉中兵參軍兼中書舍人高帝疾甚令僧真典遺詔永明元年丁父喪起爲建威

將軍尋除南太山太守又爲舍人僧真容貌言吐雅有士風武帝嘗目送之笑曰人生何必計門戶紀僧真堂堂一作貴人所不及也諸權要中最被矜遇後除前軍將軍遭母喪開冢得五色兩頭蛇武帝崩僧真號泣思慕明帝以僧真歷朝驅使建武初除游擊將軍兼司農待之如舊欲令僧真臨郡僧真啓進其弟僧猛爲鎮蠻護軍晉熙太守永泰元年除司農卿明帝崩掌山陵事出爲廬陵內史卒于官僧猛後卒于晉熙太守兄弟皆有風姿舉止竝善隸書僧猛又能飛白書作飛白賦僧真子交卿甚有解用宋時道人楊法持與高帝有舊元徽末宣傳密謀昇明中以爲僧正建元初罷道爲寧朔將軍封州陵男二年遣法持爲軍主領支軍救援胸山永明四年坐役使將客奪其鮭稟削封卒劉係宗丹楊人也少便書畫爲宋竟陵王誕子景粹侍書誕舉兵

廣陵城內皆死敕沈慶之赦係宗以爲東宮侍書泰始中爲主書以寒宦累至勳品元徽初爲奉朝請兼中書通事舍人員外郎封始興南亭侯帶秣陵令齊高帝廢蒼梧明且呼正直舍人虞整醉不能起係宗歡喜奉敕高帝曰今天地重開是卿盡力之日使寫諸處分敕令及四方書疏使王書十人書吏二十人配之事皆稱旨高帝卽位除龍驤將軍建康令永明初爲右軍將軍淮陵太守兼中書通事舍人母喪自解起復本職四年白賊唐寓之起宿衛兵東討遣係宗隨軍慰勞遍至遭賊郡縣百姓被驅逼者悉無所問還復人伍係宗還上曰此羅有征無戰以時平蕩百姓安恬甚快也賜係宗錢帛上欲修白下城難於動役係宗啓請役在東人丁隨寓之爲逆者上從之後車駕出講武上履行白下城曰劉係宗爲國家得此一城永明中魏使書常令係宗題答祕書局皆隸

之再爲少府鬱林卽位除寧朔將軍宣城太守係宗久在朝省閑於職事武帝常云學士輩不堪經國唯大讀書耳經國一劉係宗足矣沈約王融數百人於事何用其重吏事如此建武二年卒官

茹法亮吳興武康人也宋大明中出身爲小史歷齋幹扶侍孝武末年鞭罰過度校獵江右選白衣左右百八十人皆面首富室從至南州得鞭者過半法亮憂懼因緣啓出家得爲道人明帝初罷道結事阮佃夫累至齊高帝冠軍府行參軍及武帝鎮益城須舊驅使人法亮求留爲武帝江州典籤除南臺御史帶松滋令法亮便僻解事善於承奉稍見委信建元初度東宮主事除奉朝請補東宮通事舍人武帝卽位仍爲中書通事舍人除員外郎帶南濟陰太守與會稽呂文度臨海呂文顯竝以姦佞諂事武帝文度爲外監專制兵權領軍將軍守虛位而已天文寺常以上將星占文

度吉凶文度尤見委信上嘗云公卿中有憂國如文度者復何憂天下不寧文度旣見委用大納財賄廣開宅宇盛起土山奇禽怪樹皆聚其中後房羅綺王侯不能及又啓上籍被却者悉充遠戍百姓嗟怨或逃亡避咎富陽人唐寓之因此聚黨爲亂鼓行而東乃於錢唐縣僭號以新城戍爲僞宮以錢唐縣爲僞太子宫置百官皆備三吳却籍者奔之衆至三萬竊稱吳國僞年號興平其源始於虞玩之而成於文度事見虞玩之傳法亮文度竝勢傾天下太尉王儉常謂人曰我雖有大位權寄豈及茹公永明二年封望蔡縣男七年除臨淮太守轉竟陵王司徒中兵參軍巴東王子響於荊州殺僚佐上遣軍西上使法亮宣旨安撫子響法亮至江津子響呼法亮疑畏不肯往又求見傳詔法亮又不遣故子響怒遣兵破尹略軍事平法亮至江陵誅賞處分皆稱敕斷決軍還上悔

誅子響法亮被責少時親任如舊廣開宅宇杉齋光麗與延昌殿相埒延昌殿武帝中齋也宅後爲魚池釣臺土山樓館長廊將一里竹林花藥之美公家苑囿所不能及鬱林卽位除步兵校尉時有綦毋珍之居舍人之任凡所論薦事無不允內外要職及郡丞尉皆論價而後施行貨賄交至旬月之間累至千金帝給珍之宅宅邊又有空宅從卽併取輒令材官營作不關詔旨材官將軍細作丞相語云寧拒至尊敕不可違舍人命珍之母隨弟欽之作暨陽令欽之罷縣還珍之迎母至湖熟輒將青氅百人自隨鼓角橫吹都下富人追從者百數欽之自行佐作縣還除廬陵王驃騎正將軍又詐宣敕使欽之領青氅珍之有一銅鏡背有三公字常語人云徵祥如此何患三公不至乃就蔣王廟乞願得三公封郡王啓帝求封朝議未許又自陳曰珍之西州伏事侍從入宮契濶心

膺竭盡誠力王融姦謀潛構自非珍之翼衛扶持事在不測今惜千戶侯誰爲官使者又有牒自論於朝廷曰當世祖晏駕之時內外紛擾珍之手抱至尊口行處分忠誠契濶人誰不知今希千戶侯於分非過乃許三百戶曠恚形於言色進爲五百戶又不肯受明帝議誅之乃許封汝南縣有杜文謙者吳郡錢唐人帝爲南郡王文謙侍五經文句歷太學博士出爲溧陽令未之職會明帝知權蕭湛用事文謙乃謂珍之曰天下事可知灰盡粉滅匪朝伊夕不早爲計吾徒無類矣珍之曰計將安出答曰先帝故人多見擯斥今召而使之誰不慷慨近聞王洪軌與趙越常徐僧亮萬靈會共語皆攘袂搥牀君其密報周奉叔使萬靈會魏僧勔殺蕭湛則宮內之兵皆我用也卽勒兵入尚書斬蕭令兩都伯力耳其次則遣荆軻豫讓之徒因諮事左手頓其胸則方寸之刃足以立事亦

萬世一時也。今舉大事亦死不舉事亦死，二死等耳。死社稷可乎？若遲疑不斷，復少日錄君稱敕賜死，父母爲殉，在眼中矣。珍之不能用時，徐龍駒亦當得封珍之恥，與龍駒共詔，因求別立事，未及行而事敗。珍之在西州時，有一手板相者云：當貴，每以此言動帝。又圖黃門郎，帝嘗問之曰：西州時手板何在？珍之曰：此是黃門手板。官何須問？帝大笑。珍之時爲左將軍南彭城太守，領中書通事舍人，正直宿宣旨，使卽往蔣王廟祈福，因收送廷尉，與周奉叔、杜文謙同死。文謙有學行，善言吐，其父聞其死曰：吾所以憂者，恐其不得死地耳。今以忠義死，復何恨哉？王經母所以欣經之義也。時人美其言，龍駒以奄人本給安陸侯，後度東宮爲齋帥，帝卽位以後，便佞見寵，凡諸鄙黷雜事皆所誘勸，位羽林監，後閤舍人黃門署令淮陵太守，帝爲龍駒置嬪御妓樂，常住含章殿，著黃綸帽，被貂裘，南面向，按代帝畫敕，內左右侍直，與帝不異。前代趙忠、張讓之徒，莫之能比。封惠懷縣男，事未行，明帝請誅之，懇至，乃見許。曹道剛廢帝之日，直閣省蕭謚先入，若欲論事，兵隨後奄進，以刀刺之，洞胸死。因進宮內廢帝，直後徐僧亮甚怒，大言于衆曰：吾等荷恩，今日應死報。又見殺道剛，字景昭，彭城人，性質直，帝雖與之狎，而未嘗敢訓。帝悅市里雜事，以爲歡樂，道剛輒避之。益州人韓護善騎馬，帝嘗呼入華林園，令騎大賞狎之。道剛出謂明帝主上猶是小兒，左右皆須正人，使日見禮，則近聞韓護與天子齊馬竝馳，此導人君於危地。道剛欲殺之，旣而遣人刺殺，護及道剛死。張融謂劉繪曰：道剛似不爲諂，亦復不免也。答曰：夫徑寸之珠，非不寶也，而螻之所病，云何不療之哉？此道剛所以死也。明帝卽位，高武舊人，鮮有存者。法亮以主者久，事故不見疑，位任如故。先是延昌

殿爲武帝陰室藏諸服御二少帝竝居西殿及明帝居東齋開陰室出武帝白紗帽防身乃法亮歔歔流涕永泰元年王敬則事平法亮復受敕宣慰諸郡無所納受東昏卽位出法亮爲大司農中書權利之職法亮不樂去固辭不受旣而代人已到法亮垂涕而出卒官

呂文顯臨海人也昇平初爲齊高帝錄尚書省事累遷殿中御史後爲秣陵令封劉陽縣男永明元年爲中書通事舍人文顯臨事以刻覈被知三年帶南清河太守與茹法亮等迭出入爲舍人竝見親幸多四方餉遺竝造大宅聚山開池時中書舍人四人各住一省世謂之四戶旣總重權勢傾天下晉宋舊制宰人之官以六年爲限近世以六年過久又以三周爲期謂之小滿而遷換去來又不依三周之制迭故迎新吏人疲于道路四方守宰餉遺一年

咸數百萬舍人茹法亮於衆中語人曰何須覓外祿此一戶內年辦百萬蓋約言之也其後玄象失度史官奏宜修祈禳之禮王儉聞之謂上曰天文乖忤此禍由四戶仍奏文顯等專擅愆和極言其事上雖納之而不能改也文顯累遷左中郎將南東莞太守故事府州部內論事皆籤前直敘所論之事後云謹籤日月下又云某官某籤故府州置典籤以典之本五品吏宋初改爲七職宋氏晚運多以幼少皇子爲方鎮時王皆以親近左右領典籤典籤之權稍重大明太始長王臨蕃素族出鎮莫不皆出內教命刺史不得專其任也宗慤爲豫州吳喜公爲典籤慤刑政所施喜公每多違執慤大怒曰宗慤年將六十爲國竭命政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復與典籤共臨之喜公稽顙流血乃止自此以後權寄彌隆典籤遞互還都一歲數反時王輒與間言訪以方事刺史行事之美惡

係於典籤之口莫不折節推奉恒慮不及于是威行州郡權重蕃君劉道濟柯孟孫等姦慝發露雖卽顯戮而權任之重不異明帝輔政深知之始制諸州急事宜密有所論不得遣典籤還都而典籤之任輕矣後以文顯守少府見任使歷建武永元之世至尚書右丞少府卿卒官

茹法珍會稽人梅蟲兒吳興人齊東昏時竝爲制局監俱見愛幸自江拓始安王遙光等誅後及左右應救捉刀之徒竝專國命人間謂之刀敕權奪人主都下爲之語曰欲求貴職依刀敕須得富豪事捉刀時又有新蔡人徐世標尤見寵信自殿內主帥爲直閣驍騎將軍凡諸殺戮皆世標所勸殺徐孝嗣後封臨汝縣子陳顯達事起加輔國將軍雖用護軍崔慧景爲都督而兵權實在世標當時權勢傾法珍蟲兒又謂法珍蟲兒曰何世天子無憂人但阿

儂貨主惡耳法珍等與之爭權遂以白帝帝稍惡其凶強世標竊欲生心左右徐僧重密知之發其事收得千餘人仗及咒詛文又畫十餘形像備爲刑斬刻射文解之狀而自作已像者通天冠袞服題云徐氏皇帝永元二年事發乃族之自是法珍蟲兒竝爲外監口稱詔敕中書舍人王暄之與相唇齒專掌文翰其餘二十餘人皆有勢力崔慧景平後法珍封餘干縣男蟲兒封竟陵縣男崔慧景之平曲赦都下及南兗州本以宥賊黨而群凶用事刑辟不依詔書無罪家富者不論赦令莫不受戮籍其家產與慧景深相關爲盡力而家貧者一無所問始安顯達時亦已如此至慧景平復然或說王暄之云赦書無信人情大惡暄之曰政當復有赦耳復赦群小誅戮亦復如先帝自群公誅後無復忌憚無日不游走所幸潘妃本姓俞名尼子王敬則妓也或云宋文帝有潘妃在位

三十年於是改姓曰潘其父寶慶亦從改焉帝呼寶慶及法珍爲阿丈蟲兒及東治營兵俞靈韻爲阿兄帝與法珍等俱詣寶慶帝躬自汲水助廚人作膳爲市中雜語以爲諧謔又帝輕騎戎服往諸刀敕家游宴有吉凶輒往慶弔奄人王寶孫年十三四號爲儀子最有寵參預朝政雖王咍之蟲兒之徒亦下之控制大臣移易敕詔乃至騎馬入殿詆訶天子公卿見之莫不懾息其佐成昏亂者法珍蟲兒及王咍之俞寶慶俞靈韻祝靈勇范亮之徐僧重時崇濟芮安泰劉文泰呂文慶胡輝光繆買養章道之楊敬子李粲之周管之范曇濟石曇悅張惡奴王勝公王懷藻梅師濟鄒伯兒史元益王靈範席休文解滂及太史令駱文叔大巫朱光尚凡三十一人又有奄官王寶孫王法昭許朗之許伯孫方佛念馬僧猛盛劭王竺兒隨要袁係世等十人梁武平建鄴皆誅又朱興光爲

茹法珍所疾得罪被繫豐勇之與王珍國相知行殺皆免初左右刀敕之徒悉號爲鬼宮中訛云趙鬼食鴨劑諸鬼盡著調當時莫解梁武平建鄴東昏死群小一時誅滅故稱爲諸鬼也俗間以細剉肉糅以薑桂曰劑意者以凶黨皆當細剉而烹之也

周石珍建康之廝隸也世以販絹爲業梁天監中稍遷至宣傳左右身長七尺頗閑應對後遂至制局監帶開陽令歷位直閣將軍大清三年封南豐縣侯猶領制局臺城未陷已射書與侯景相結門初開石珍猶侍左右時賊遣其徒入直殿內或驅驢馬出入殿庭武帝方坐文德殿怪問之石珍曰皆丞相甲士上曰何物丞相對曰侯丞相上怒叱之曰是名侯景何謂丞相石珍求媚於賊乃養其黨田遷以爲己子遷亦父事之景篡位制度羽儀皆石珍自出景平後及中書舍人嚴實等送于江陵實本爲齋監居臺省積

久多閑故實在賊居要亞于石珍及簡文見立亶學北人著靴上殿無肅恭之禮有怪之者亶曰吾豈畏劉禪乎從景圍巴陵郡叫曰荆州那不送降及至江陵將刑于市泣謂石珍曰吾等死亦是罪盈石珍與其子昇相抱哭亶謂監刑人曰倩語湘東王不有廢也君何以興俱腰斬自是更殺賊黨以板桺舌釘釘之不復得語

陸驗徐麟竝吳郡吳人驗少而貧苦落魄無行邑人郁吉卿者甚富驗傾身事之吉卿貸以錢米驗借以商販遂致千金因出都下散貲以事權貴朱昇其邑子也故嘗有德遂言于武帝拔之與徐麟兩人遷爲少府丞太市令驗本無藝業而容貌特醜先是外國獻生犀其形甚陋故閭里咸謂驗爲生犀驗麟竝以苛刻爲務百賈畏之昇尤與之昵世人謂之三蠹司農卿傅歧梗直士也嘗謂昇曰卿任參國鈞榮寵如此比日所聞鄙穢狼藉若使聖主發悟

欲免得乎昇曰外間謗讟知之久矣心苟無媿何卹人言歧謂人曰朱彥和將死矣恃諂以求容肆辯以拒諫聞難而不懼知惡而不改天奪其鑒其能久乎驗竟以侵削爲能數年遂登列棘鳴佩珥貂竝肩英彥仕至太子右衛率卒贈右衛將軍遠近聞其死莫不快之麟素爲邵陵王綸所憾太清二年爲綸所殺

司馬申字季和河內溫人也祖慧遠梁都水使者父玄通梁尚書左戶郎申早有風鑒十四便善奕碁嘗隨父候吏部尚書到漑時梁州刺史陰子春領軍朱昇在焉呼與碁申每有妙思昇觀而奇之因引申游處太清之難父母俱沒因此自誓擔土菜食終身梁元帝承制累遷鎮西外兵記室參軍及侯景寇郢州申隨都督王僧辯據巴陵每進策皆見行用僧辯歎曰此生要韃汗馬或非所長若使撫衆守城必有奇績僧辯之討陸納也于時賊衆奄至左

右披靡申躬蔽僧辯蒙楯而前會裴之橫救至賊乃退僧辯顧而笑曰仁者必有勇豈虛言哉陳太建中除秣陵令在職以清能見紀有白雀集于縣庭復爲東宮通事舍人叔陵之肆逆也事旣不捷出據東府申馳召右衛將軍蕭摩訶帥兵先至追斬之後主深嘉焉以功除太子左衛率封文招縣伯兼中書通事舍人遷右衛將軍歷事三帝內掌機密頗作威福性忍害好飛書以譖毀朝之端士遍羅其殃參預謀謨乃於外宣說以爲已力省中秘事往往洩漏性又果敢善應對能候人主顏色有忤已者必以微言譖之附已者因機進之是以朝廷內外皆從風靡初尚書右僕射沈君理卒朝廷議以毛喜代之申慮喜預政乃短喜於後主曰喜臣之妻兄高帝時稱陛下有酒德請逐去宮臣陛下寧忘之邪喜由是廢錮又與施文慶李脫兒比周譖殺傅縡奪任忠部曲以配蔡徵

孔範是以文武解體至於覆滅申嘗晝寢於尚書下省有烏喙其口流血及地時論以爲譖賢之効也後加散騎常侍右衛舍人如故至德四年卒後主嗟悼久之贈侍中護軍將軍進爵爲侯諡曰忠及葬後主自爲製誌銘子琇嗣官至太子舍人施文慶不知何許人也家本吏門至文慶好學頗涉書史陳後主之在東宮文慶事焉及卽位擢爲中書舍人仍屬叔陵作亂隋師臨境軍國事務多起倉卒文慶聰敏強記明閑吏職心算口占應時條理由是大被親幸又自太建以來吏道疏簡百司弛縱文慶盡其力用無所縱捨分官聯事莫不振懼又引沈客卿陽惠朗徐哲暨慧景等云有吏能後主信之然竝不達大體督責苛碎聚斂無厭王公大人咸共疾之後主益以文慶爲能尤更親重內外衆事無不任委累遷太子左衛率舍人如故禎明三年湘州刺史晉

熙王叔文在職既久大得人和後主以其據有上流陰忌之自度素與郡臣少恩恐不爲用無所任者乃擢文慶爲都督湘州刺史配以精兵欲令西上仍徵叔文還朝文慶深喜其事然懼居外後執事者持已短長因進其黨沈客卿以自代未發間二人共掌機密時隋軍大舉分道而進尚書僕射袁憲驃騎將軍蕭摩訶及文武群臣共議請於京口採石各置兵五千并出金翅二百緣江上下以爲防備文慶恐無兵從已廢其述職而客卿又利文慶之任已得專權俱言于朝曰必有論議不假面陳但作文啓卽爲通奏憲等以爲然二人齎啓入白後主曰此是常事邊城將帥足以當之若出人船必恐驚擾及隋軍臨江間謀驟至憲等慇懃奏請至于再三文慶等曰元會將逼南郊之日太子多從今若出兵事便廢闕後主曰今且出兵若北邊無事因以水軍從郊何爲不可又

對曰如此則聲聞鄰境便謂國弱後又以貨動江摠摠內爲之游說後主重違其意而迫群官之請乃令付外詳議又抑憲等由是未決而隋師濟江後主性怯懦不達軍事晝夜啼泣臺內處分一以委之文慶旣知諸將疾已恐其有功乃奏曰此等快快素不伏官迫此事機那可專信凡有所啓請經略之計竝皆不行尋敕文慶領兵頓于樂游苑陳亡隋晉王廣以文慶受委不忠曲爲諂佞以蔽耳目比黨數人竝於石闕前斬之以謝百姓

沈客卿吳興武康人也美風采善談論博涉群書與施文慶少相親昵仕陳累遷至尚書儀曹郎聰明有口辯頗知故事每朝廷體式吉凶儀注凡所疑議客卿斟酌裁斷理雖有不經而衆莫能屈事多施行至德初以爲中書舍人兼步兵校尉掌金帛局以舊制軍人士人二品清官竝無關市之稅後主盛修宮室窮極耳目府

庫空虛有所興造恒苦不給客卿每立異端唯以刻削百姓爲事
奏請不問士庶竝責關市之估而又增重其舊於是以陽惠朗爲
大市令暨慧景爲尚書金倉都令史二人家本小吏考校簿領毫
釐不差紀謫嚴急百姓嗟怨而客卿居舍人摠以督之每歲所入
過於常格數十倍後主大悅尋加客卿散騎常侍左衛將軍舍人
如故惠朗惠景奉朝請禎明三年客卿遂與文慶俱掌機密隋師
至文慶出頓樂游苑內外事客卿總焉臺城失守隋晉王以客卿
重賦厚斂以悅於上與文慶暨惠景陽惠朗等俱斬于石闕前徐
哲不知何許人施文慶引爲制局監掌刑法亦與客卿同誅

孔範字法言會稽山陰人也曾祖景偉齊散騎常侍祖滔梁海鹽
令父岱歷職清顯範少好學博涉書史陳太建中位宣惠江夏王
長史後主卽位爲都官尚書與江總等竝爲狎客範容止都雅文

章瞻麗又善五言詩尤兒親愛後主性愚很惡聞過失每有惡事
範必曲爲文飾稱揚贊美時孔貴人絕愛幸範與孔氏結爲兄妹
寵遇優渥言聽計從朝廷公卿咸畏範因驕矜以爲文武才能舉
朝莫及從容白後主曰外間諸將起自行伍匹夫敵耳深見遠慮
豈其所知後主以問施文慶文慶畏範益以爲然自是將帥微有
過失卽奪其兵分配文吏隋師將濟江群官請爲備防文慶沮壞
之後主未決範奏曰長江天塹古來限隔虜軍豈能飛度邊將欲
作功勞妄言事急臣自恨位卑虜若能來定作太尉公矣或妄言
北軍馬死範曰此是我馬何因死去後主笑以爲然故不深備尋
而隋將賀若弼陷南徐州執城主莊元始韓擒陷南豫州敗水軍
都督高文泰與中領軍魯廣達頓于白塔寺後主多出金帛募人
立功範素於武士不接莫有至者唯負販輕薄多從之高麗百濟

崑崙諸夷竝受督時任蠻奴請不戰而已渡江攻其大軍又司馬
消難言於後主曰弼若登高舉烽與韓擒相應鼓聲交震人情必
離請急遣兵北據蔣山南斷淮水質其妻子重其賞賜陛下以精
兵萬人守城莫出不過十日食盡二將之頭可致關下範冀欲立
功志在於戰乃曰司馬消難狼子野心任蠻奴淮南僉士語竝不
可信事遂不行隋軍旣逼蠻奴又欲爲持久計範又奏請作一決
當爲官勒石燕然後主從之明日範以其徒居中以抗隋師未陣
而北脫身遁免尋與後主俱入長安初晉王廣所戮陳五佞人範
與散騎常侍王瑳王儀御史中丞沈瓊過惡未彰故免及至長安
事竝露隋文帝以其姦佞諂惑竝暴其過惡名爲四罪人流之遠
裔以謝吳越之人瑳儀竝琅邪人瑳刻薄貪鄙忌害才能儀候意
承顏傾巧側媚又獻其二女以求親昵瓊險慘苛酷發言邪諂故

同罪焉

論曰自宋中世以來宰御朝政萬機碎密不關外司尚書八坐五
曹各有恒任係以九卿六府事有副職至於冠冕搢紳任疎人貴
伏奏之務旣寢趨走之勞亦息開宣所寄屬當事有所歸通驛內
外切自音旨若夫竭忠盡節仕子恒圖隨方致用明君盛典舊非
本舊因新以成舊者也狎非先狎因疎以成狎者也而任隔疎情
殊塗一致權歸近狎異世同揆故環纓斂笏俯仰晨昏瞻幄坐而
竦躬陪蘭檻而高眄探求恩色習覩威顏遷蘭變鮑久而彌信因
城社之固執開壅之機長主君世振裘持領賞罰事殷能不踰漏
宮省咳唾義必先知故窺盈縮於望景獲驪珠於龍睡坐歸聲勢
臥震都鄙賄賂日積苞苴歲通富擬公侯威行州郡制局小司專
典兵力雲陛天居巨設蘭綺羽林精卒重屯廣衛至於元戎啓轍

武侯還麾遮迺清道神行按轡督察往來馳驚輦轂驅役分部親承几桮領護所攝示總成規若徵兵動衆大興人役優劇遠近斷於外監之心譴辱詆訶恣于典事之口抑符緩詔姦僞非一書死爲生請謁成市左臂揮金右手刊字紙爲銅落筆由利染故門同玉署家號金穴嬌媛侍女燕秦蔡鄭之聲璇池碧梁魚龍雀馬之翫莫不充物錦室照徹青雲害政傷人於斯爲切況乎主幼時昏讒慝亦何可勝也

南史卷七十七

列傳第六十七

終

蘇州府鳳崗氏書

